

龍蛇日誌

龍蛇日記序

金鶴峯龍蛇日記即李松巖魯所著也 萬曆壬辰朝廷軫南憂以鶴峯除嶺南右節度行末到倭寇已充斥仍承招諭之命與趙大笑軒及李松巖不期相遇拔涕草檄勸起義兵分守要害勦却強寇竟使江右一帶不至糜爛蓋百年昇平民不見兵祗有宋萊侯立謹之外星羅列邑風靡一朝則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義士者不幸而近之矣倘非鶴峰招諭之力趙李叅謀之誠則烏能激聳一道沫血倡義爭效親死上長之忠卒辦蔽遮江淮之功乎時則有若郭忘憂金松庵諸人傑然爲義兵大將而鶴峯則迭移按察于左右道趙李二公終始在麾下協贊謨猷區畫兵糧使官軍義兵相協而不遂岐一心禦敵誓酬 國恩則惟此一錄蓋其幕裏磨盾之餘筆也起自鶴峰庚寅泛槎

之行屹于癸巳五月鶴峯歸櫬之事焉嗚呼亂起後十有五朔之間凡礮鎗槍攘士女
奔波之慘官守逃竄悲剗義旅之狀無不畢錄而至若邂逅許心馳檄勵衆則關外臨
壇之盟豫州擊楫之誓也兵間勸農行辦軍餉則江東指囷之義漢濱耕屯之舉也悲
歌矢死解紛敵愾則文山正氣之闢牙門泣別之忠也榜諭書責奏狀交關則陸李奏
議之懇懇琳虎書記之翩翩也戀主辭宴衝賊赴營則武穆斷酒之誠和原遺柑之神
也止獻鹵獲摧挫望士則金籠不奏之智曲江先見之明也盡瘁軍務至死憂國則
蜀婦慟哭之悲魏公葬衡之志也雖其時運屯厄天末假年使不能手殲冠奴以至於
晉陽之城沉尚有滿襟之淚矣而幸賴此錄之長留歷歷如見其臨亂效誠激義扶彝
之功使此鄒魯之鄉明知忠勇之義則此錄之付諸剞劂氏永壽其傳不亦宜乎松巖

字汝唯鐵城人弱冠時柳西厓請撰其從叔墓誌則文辭之夙就可知也且錄末所附
天將啓至今讀之字字可涕想見其爲 國血忱矣登第官正言與弟柏巖處士旨同
事於壬辰而其後孫一華一蓋等鉞是錄請余弁之余適來監于宜春春即松巖誅茅
之地而鶴峰及諸義將論兵之所則此錄之於宜春誠不可闕也顧念鹵莽未曾爲此
等文字而事乃有相感者茲不得牢辭而相其役焉第鶴峰遺事自有譜集刊行而海
槎之役則李白沙鎮靜之奏李澤堂壁立之稱皆確論故今不必疊床云爾壬辰後百
有七十一年亥馬兌月達城徐命瑞書于愛民軒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五

教慶尙道士民等書

萬曆二十年壬辰七月二十二日
上在義州時延陵府院君李好閔所製

王

若曰惟予不辟不能保民而圖存一失之人和一失之禦戎失國西遷退次義州已閱月矣廟社丘墟生民魚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罪全在予良深慚惡西南負邈消息無凭未曉本道事勢暨賊氣衰旺何如頃聞右道監司金晬退比龍仁左道監司金誠一在晉州募衆左兵使李珪斬以朴晉忠代之右兵使曹大坤衰老以梁思俊代之邊應星爲右道水使未知各員等能各歸本道有宣力經理等事耶左道則寧海府一帶右道則晉州等若干邑尙得保全云此不亦愈於一成一旅耶本道人心信厚素多忠義爾多士苟相奮勵則未必不爲恢復之根抵聞鄭仁弘金沔李魯朴惺郭趙趙宗道盧欽郭再祐權濬李大期全雨等唱合義旅得衆已多裴德文又殺賊僧贊熙云予信本

道忠義在今日猶未艾也況再祐布置異常殺賊左多而不以爲功自達云予又奇之恨予聞名之脫也湖南亦有前府使高敬命金千鎰等糾合義兵數千與本道節度使崔遠兵馬二萬進屯水原方謀恢復京城令其往梁山璫等水陸間關馳奏行在予見奏泣然一慰而悲也今此梁山璫等還報軍中憑附此書使之委曲傳到爾士衆其諒予苦意予自即祚以來廿五年于茲矣雖仁不及民而澤不下究智不察物而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爲念第見近年邊繳多舉而軍政廢弛顧乃城池之高深兵甲之犀利可禦寇盜申勅中外嚴加程督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卑池益濬而民怨日深桑落瓦鮮一至於此加以宮闈不察而罔民細利刑獄失中而冤氣傷和王子占山澤之利小民失業嗷嗷達於四境民宜仇予予有何辭嚴令有司悉以罷還

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予之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寧爲犧牲以謝
天地百神宗社之靈矣予之昨指旣已至此庶幾士民許予改過圖理維新予之失德
略已開陳而今茲之災實爲無妄蠢爾狂賊乃稔射天之計或要予黨逆或要予假途
予據義斥絕梟獍之腸忘我大德思快小怨予以爲宗社可亡臣民可棄君臣分義天
地監臨庶欲昭大義於宇宙暴冒臆於日星以無愧於上下神祇耳一任窮蹙赴愬
天朝 天王聖明察予至意許遣遼東總兵管祖承訓游擊將軍兵馬一萬與本國兵
五萬進攻平壤期欲勦到京城又發湖浙管倭兵六千朝暮渡江 天聲所暨士宜思
奮况茲狂寇積惡已盈 天誅當行加之平壤之賊屢經斬斫氣勢揔衰殄戮可期即
者清秋戒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肅忠義所向何敵不摧爾士衆當自量力雖

不得與高敬命等合力北上本道留屯之賊亦多而往來者亦多絡繹道路云宜相與
控扼要害分勦寇抄亦宜沿道設伏左右犄角或邀擊或尾擊使賊不得信馬而行以
致一騎不復渡海清之一方召集老弱然後並力京城來迎乘輿則爾士衆生享義名
澤流子孫顧不偉歟除鄭仁弘金沔李魯郭起朴惲郭再祐盧欽李大期全雨等職以
表獎之念爾忠義不待爵賞而予所推思此外無他祇可領之更加戮力龍灣一隅天
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乍動邊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
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教到爾臣民其必有務予之志而怛然者矣嗚呼天生李晟
復宮闕之有待日望張素報園陵之無缺亟副雲霓之望兌予霜露之苦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李松巖龍蛇日記

記金鶴
峯事蹟

公諱誠一字士純姓金氏聞韶系世官族居永嘉府之臨河縣公嘗遊退溪先生之門
廉劔刻厲涵而揉之天得之分雖貞而踐修之功亦多甲子司馬戊辰及第入內翰出
天曹遷玉堂敷歷華要爲一代名臣能言人所難言剛直之操忠義之標國人皆稱之
○庚寅使日本不辱命不屈卽冰蘖籍籍及還卽直崔徵士永慶之寃公之使日本也
黃允吉爲上使許成爲書狀公一以直道管行不用旁蹊曲徑孤介特立故不知治兵
將犯之漸○辛卯冬公以弘文館副提學上劄極論時事言甚剴切且直斥 王子諸
宮淫刑漁利等事 上爲之瞿然引咎朝野莫不膚粟俄遷同副承旨○壬辰春遣付
中樞未幾爲刑曹叅議朝廷以南方爲憂議易將 上特命公以代之遂以公爲慶尙

右兵使公承

命即行

公之年友畸僂子乘夜來別送之以詩曰分符辭北極鳴鉞向南陽白日明朱節清風拂赤旗精誠星月貫忠義鬼神知聖節應天意酬恩在此時

蓋公

嘗言所可畏者天命人心而島夷不足畏故有是

命朝之賢士大夫咸嗟惜爲公危

之行末及營邊急日三至京城賊蹤

時李山海爲首臺柳成龍爲中臺李陽元爲右臺洪汝諱爲兵判邊應星爲左道防禦使李鑑爲右道防禦使以中祿爲大將

金汝陽爲從事官發長安丁壯人士大夫家各出戰馬一匹以赴之

上大震之下批于政院曰金誠一嘗言倭不足憂今乃大

來予將鞠之其令禁府拿致時宰樞皆入侍獨西戶柳相公成龍離席而言曰當此危

迫之際臣豈忍仰誣

天鑑乎誠一所見雖或有蔽其平生方寸只是憂國愛君之忱

耳

上默然還以前兵使曹大坤仍幹禦寇將命者恆逗于嶺不透驢○訛言出城西

金誠一使日本約爲向道今乃投賊乘屋輜建白旗爲先鋒來無賴子雷和霽霽○公

屈尙州聞變宵馳赴陣賊已剗盆城而掀撤左界矣

左兵使李旺東萊之敗環視不援焚營先通密陽府使朴晉逆戰于鵠院幾爲所噉退熟

會因都巡察金辟跳自密陽一宿而至伽倻

○右兵使曹大坤領大軍屯于海望原不往救金海之屠助勦將連

公至則錯愕迎揖便欲棄去公峻辭責之曰將軍以閫帥屯兵不進使金海見陷罪當行刑況以世臣宿將當此劇變義不可逕大坤色絕巡察使軍官金敬老遣來覲賊未半途望見哨掠軍來驪馬回馳揮釵大聲呼曰賊至我後於是一軍崩駭大坤與公對踞胡床起將跨馬公呼而止之者三末乃攀馬不能騎其裨扶上之即先馳去諸卒填塞未暇旋踵自相蹈躪敬老嫌其碍路以劒擊斬之死者相枕血波岐路時諸軍或未知公之至也公最後按轡徐驅入內廂城中歛聚散卒得千餘人見有頑獷不用命者數之以遁北倡斬三人以徇人皆股慄軍勢稍張勦戎虜俟李俠使不敢動將爲拒守效死之計○忽有飛傳有拿命人言都事不來旣無明旨之可證大寇當前爲閫帥

者豈可容易棄陣公曰吾亦知必有是 命其可避乎即日就道軍皆鳥散

昌原守張義國空城走虞

候李俠浸軍械於池燒其軍廩開門先匿諸陣諸邑守一時皆逃宜寧守吳應昌初赴金海沉船溺死精兵百餘人盡失糧械不知去處昌寧守李哲容玄風守柳德新以巡察使傳令皆棄邑遁○時巡使

金晬聲言遮截鳥嶺退住居昌公歷三嘉居昌指安陰六十峴以行晬出過於道深以

公之就理爲嘆公略無幾微見於言面但曰國事至此其終奈何願令公努力討賊以

報國恩更無他語晉州營吏河自洛在晬後退謂其同類口不怨主上將殺已也唯以國事爲念真忠臣○公行至稷山逢省除招諭使有

旨蓋 上於西遷之日用世子之言也公北面拜受奉讀嗚咽呼草狀具陳賊勢猖獗之狀防守鋪排之策 稷守朴宜君子

人也素相善大喜以縣吏趙舜傑爲軍牙俾帶南下湖南人多言金誠一被拿去路聞

京城覆沒 主上播越假稱招諭使躲向賊陣錦山郡守柳棕和順縣監丁至領勤王兵趁驪山息馬參禮溪醉公瘦駝不顧行色草草三人

相謂曰斯人見放柳非天也歟即久投礮館一道守令咸率礮守鄭渫倡言曰諸君以金誠一之行爲真奉使乎主上憎其言不讐也欲用重典萬無見原爲使之理必畏禍通命吾擬勾驗而果一座相謂亦或然也

丁和順徐應之曰諸君向乃出此言我則不知其人此豈人臣所可爲言不可若是幾也姑且待之之應無是柳錦山亦曰和順言十分丁當而後胡言乃止

公歷完山龍城二大府

了無一介士相逢奮義爲國暗噫者至雲峯有一士人白衣逆境上握手大哭且密語

曰湖南人以巡察使李洸緩於勤王欲聲罪討之願令公母往嶺南嶺南已無可爲洸

誅議仲人皆鼓勇於是糾合全湖裒兵大選勤王之師直趨京都箴據漢之魁鏖屯

箕之醜盪掃腥穢西迎 鑾輿取日虞淵在此一舉所貴成功何分彼此匹馬東歸獨

何爲哉公晒曰我不知利害知奉 旨行事耳且誅巡察於義無乃不可乎士人聽之

不聒其事遂寢

牧使權樞鎮安縣監鄭從慎李洸不即勤王相約誅之聞公言乃止公使晬通于洸以備之晬曰彼既密稟如知之事必不靖莫如不問

晬自居昌諉以

勤王指雲峰與公忽值愕暗無以爲辭公以義責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何爲棄之

至此乎全失一道而不能救單騎遠敦其能有濟乎願令公亟回晬乘馬班如不得已

強顏回旋嶺之人初以棄去為幸聞至無不蹙額而相吊靈巖武人蘇尚直於馬首獻

書願從許之時江右八九郡尚未見吞而新城無將舊邑無倖士庶男女填滿山谷平

陸絕無人影○五月初四日公至咸陽郡守李覺坐嘯公館只有老吏數人見於庭前

縣令趙宗道前直長李魯不期而會公邂逅相遇喜不自勝曰是天贊我也辛卯夏陝川人前縣監文

德粹年近八十目親時事不仕憂憤上書于監司金晬極陳邊特守令嚴刑剝害先振邦本云云晬大怒與兵使申祐以豪強狀啓時陝川守田見龍蛇蝎之毒溪壑之欲民不堪命邑將空虛亦甚疾之必欲陷于大罪贊而

成之蓋與晬同年也移因三嘉祐將不測甥姪李魯欲告冤于朝辰京未還趙宗道為吊其外舅書俊民之喪入城未久聞邊報日劇夜叩西門相公相與永別而還中路相約入吾界倡義出通文募兵討賊如不克濟

當聚會諸友同沉于水義不可辱魯曰誰可與同死者宗道曰他不可知如鄭德遠金志海李汝夏朴德凝數子雖欲不死得乎魯曰安知此外亦有同死者乎二人即出通文于一道

德遠乃仁弘也後快法

倡起義兵

陝川則以前掌令鄭仁弘高靈則前佐即金沔玄風則前郡守郭起前佐即朴惶三嘉則學諭朴思齊草溪則全致遠李大期山陰則吳長丹城則權世春咸安則李諱為之首餘邑亦如是而宜寧則

郭再祐已為舉義不題名公立草招諭檄文文從肝膈中流出筆不暇濡其文曰 國運中否島夷竊

發橫蹂彊塲衝突東西雄城大陣曾無藩籬之限決旬之間已踰關嶺直擣京城
與播越舉國風靡自有東方夷狄之禍莫今日慘也列國爲國家干城而或望風奔潰
或恆怯退縮守令爲一邑君長而卒皆搬移妻子焚棄兵庫無一人抗義奮忠先登擊
賊者哀我軍民尙何所恃賴而不逃且散者哉狂瀾一潰莫可堤坊城無荷戈之卒邑
無效死之民賊之所到如入無人之境遂使嶺南一道陷爲賊藪土崩瓦解莫保朝夕
此何等時變耶然此豈徒邊將守令之過爲士民者亦不得辭其責也古之當大亂能
守國者以其上有效死之志下有死長之心故也今者賊未到而士民率先逃竄藏伏
山林爲苟活偷生之計使守令無民將帥無軍將誰與禦賊乎或者謂鄒魯之國有司
死者三十餘人而民莫之死者以有司不恤民隱也今茲奔潰之變豈孟子所謂出爾

反爾者乎嗚呼此何言也近年以來賊果煩矣役果重矣民果不堪命矣然城池防備之具皆係陰雨之備以今觀之 聖上保民之慮遠矣夫豈厲民以自利者乎況鄒魯之閭雖有勝負同是中國也於民無甚利害惟此染齒之徒一入我地便有雄據之志繫擄婦女作爲妻妾屠戮丁壯靡有孑遺撲地闔閭盡付烈炎公私蓄藏舉爲其有毒遍四域血流千里生民之禍可忍言哉志士枕戈之日忠臣殉國之秋而六十七州之中迄無倡義奮臂之人猶恐逃命之或後入山之不深曷勝歎哉設使入山避賊終能全軀保家烈士猶以爲恥况萬無保全之理乎當職請究言之以聞士民之惑可也此賊急於犯京兵不留行故禍未遍及於列邑逮賊得志之後兇徒充滿城內則山林果爲逃死之地乎比如洪流滔天烈焰燎原嗟我億萬生靈更欲何地容身不出則日久

糧絕坐爲窮山之殍出則父母妻子被其俘辱衣冠士族爲其魚肉降則永爲梟獍之族不降則舉作瘡癥之鬼此豈待智者而後知之乎然此則只以利害死生言之耳嗚呼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凡我含血食毛於此土者坐見父母之蒙塵宗社之將覆萬姓之魚爛而忽視不爲之動念則其於天經地義何況父母罹鋒刃骨肉不相保私門之禍亦急而爲子弟者捧頭鼠竄不思出萬死而求全則其於人子之道何如哉顧惟嶺南素稱人才之府庫一千年之新羅五百載之高麗及我朝二百年之間忠臣孝子英聲義烈輝煥青史節義之美習俗之厚甲于東方此固士民之所共知也且以近事言之退溪南冥兩先生並生一時倡明道學以淑人心扶人紀爲已任士子之薰陶漸染興起私淑者多矣平日讀許多聖賢書其自許也何如而一朝

遭變惟貪生避死之是意自陷於遺君後親之惡則偷生世間將何以頭戴一天之死
地下亦何以見我先正衣冠禮樂之身其可辱乎斷髮文身之俗其可從乎二百年
宗社其忍輸之賊手乎數千里山河其忍棄之賊窟乎中華變爲夷狄人類化爲禽獸
是可忍乎是可爲乎上首功之秦初非純乎夷狄而魯連猶甘蹈海而死蠡茲并服此
何等醜種而任其盜據我土地戮辱我民庶不思所以驅逐之斬豎之乎說者以爲彼
勇我怯彼銳我鈍雖或起兵無能爲也此何不思之甚乎古之忠臣烈士不以成敗易
志強弱挫氣義所當爲則雖百戰百敗猶能張空拳冒白刃萬死而不悔其況此賊雖
強懸軍深入正犯軍忌尙安能善歸乎我卒雖怯亦何常之有忠義所激弱可使敵強
寡可使敵衆只在一轉移之間耳見今逃兵潰卒布滿山谷初雖脫身而求生終知一

死之難兌咸思自奮爲國效力特未有倡之者耳當此時如有一人義士奮起一呼則遠近雲合響應坐可策也且 聖上已下哀痛之教又不以小臣爲無狀付以招諭之責唐之武夫悍卒尙泣興元之詔矧我鄒魯之士寧不爲扼腕慷慨以赴 君父之急乎誠願檄到之日守令則曉諭一邑邊將則激勵士卒文武朝官父老儒生各人等轉相告詔倡率同志結以忠義或保障而自守之或提軍而助戰富民則運車達之粟以贍軍需勇士則奮裹甲之兵以勦賊徒家家人人各自爲戰一時并起則軍聲大振義氣百倍鋤耨棘務可化爲精兵利甲賊雖有長槍大劍尙何可畏之有事成則雪國恥於萬全不成則猶不失爲義鬼諸君勉之當職一腐儒也雖未學軍旅之事君臣大義亦粗聞之矣受任於一道顛覆之餘志切存楚未效包胥之忠哭廟起奮徒慕張巡之

烈尙賴義士之力冀辦取日之功 朝廷賞格在後并宜知悉○趙宗道平魯之通文
曰急 君父之病而攘夷狄之禍者義之先也圖 國家之危而忘死生之患者貞之
大也靈萬物而爲人秀齊珉而爲士何謂靈爲其有君臣父子之倫也何謂秀爲其識
義理向背之分也旣食毛之皆臣寧肥祿之獨死匪茹至太原古或有之直斥犯京師
今其極矣 乘輿播越漠風露之何處 宗廟震驚哀陟降之誰依鼠竄鳥伏率多林
翼之投戈殺妾食馬未聞張巡之守死此豈臣子之可忍斯實人理之難堪二百年之
培養安在六十州之忠義掃如哭大荒而無歸舉白日而何顏父母有疾寧委命而不
藥大勢旣去或賴天而克復死誰可樂網大地而無逃生縱欲偷屈犬豕而忍活等其
死也寧死於義敢望生平捨生於仁背國事讐其可安歟髡頂染齒其可耐歟官軍連

散威怖刑而不出義旅鼓動庶奮忠而爭赴況主上西幸之日下哀務惻怛之教別
揀致命之臣特遣招諭之使綸音纔降聞者莫不墜淚星諭所及見者應思殞首良
願諸君子讀書平日皆懷報國之志臨危此時宜堅死君之節其各敦勸父兄激勵子
弟徵起隣里獎率奴僕或帶弓矢或佩刀劒團結作隊踴躍鼓動以應招諭以灑國恥
茲豈邦本之幸亦祛門庭之冠且逃軍避卒若能自現聚屯則非惟前罪盡貫亦復後
賞可期更冀十分開諭俾知順逆千萬幸甚誠如是也生爲烈夫死作英魂葬刻鮑信
之形陵圖龐德之狀與其巽慊而生曷若慷慨而死倘緣義徒之勤王得見天路之再
清未必皆歸於淪沒胥將共享乎中興豈不休歟宜各勉之嗚呼天理民彝有不容泯
天綱人紀寧肯永墜觀此一張通文必有千聲痛哭○咸陽素稱文獻而虛判書禎之

家婦趙縣令之妹也

縣令名宗道也

連仍通好趙親入山見諸盧敦勉之而後郡之士亦多來

會公爲之開說義理莫不感泣咸言令公忱欲爲國做事宜先除去睚大坤庶可以鼓

動人心以行己志胡乃更邀睚來初聞令公先聲如赤子之翹哺旋聞巡察還是以沮

縮不敢出公曰巡察之棄本道無義一道之無元帥亦無義我祇知以義待人以義處

事諸生之言無已過乎對曰義雖如此不順民心難以舉義公雖陽抑心實偉之○由

靈山昌寧之賊分遣四十餘騎以覘江右虛實至蔚津盤桓欲旋忽有昌寧避亂人曾

認淺灘跨馬以涉賊望見追其後剽新反孚山一村以焚之疾抵宜寧則新城壁立間

其無人燹其廨度突過嘉禮里留蕩吐洞時大坤鎮麾下七十餘騎管軍二百餘人食

三嘉縣距吐洞十里懸軍深入數十騎之賊非惟勦獲不難亦可沮遏其銳卒聞大怖

棄旗喪旅隻騎退走晦山書院然後賊入新城焚之跳跟雀躍蹠向陝川高靈投星州
大坤自書院夜走居昌入伽倻海印寺○初宜寧郭再祐遭亂發憤以家僮十餘人裂
袈爲旗着紅緋衣自稱天降將軍紅衣將軍擊鼓吹角揮旗大呼追逐岐江上來賊三
十餘艘於是盡散家貲開庫任取募得勇健壯丁數百人或戰或退以捍蔽邇洛之冠
自謂家世世臣厚受國恩宜以死報因以討賊復讐爲己任忠憤所激直情以行
或疑其得心病時草溪郡守李雄儉自金海城方賊之逼攻也斫守門者培鎖先逃不
還于郡郡無主吏民取糧械再祐始起兵無軍器即馳往載軍器數駄以來陝川郡守
田見龍剝割漸後靡有紀極積失民心允爲獨夫及亂作躁擾罔措且自知其罪貫怨
盈慮有反爾之禍即開庫散穀交結山僧俾爲已援凶匿龍門山谷聞再祐舉義且猜

且慄瞞報于都巡察金晬兵使曹大坤以獷悍大盜之狀大坤擬欲捕斬移關列邑列邑無應之者再祐兵勢頗振人皆樂赴駐兵于砥山列陣沿江上下數十里之間以遏江左之冠寇不得渡洛而西一運自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城仁同之路一運自密陽靈山昌寧玄風星州開寧之路直擣京城而分據慶州永川密陽大丘星州玄風善山開寧金山尙州等地連營千里以爲首尾犄角之勢而不得渡洛倭將安國使稱名者自稱全羅監司自昌原至咸安出先文使咸安人送之于宜寧再祐見而大怒即裂而焚之馳往鼎津陳兵以待之賊擒咸安白丁三人先送津頭預使之整舡而先鋒已迫於十里之外引其白丁等杖其股浣舡禦灘賊不敢近退還左界向金山歷茂朱錦山逮至全州公始至咸陽聞再祐之事大奇之即移書招之晬以書問公曰再祐舉

措何如公極褒以答之晬知其不可害更無所爲○初十日發向山陰建招諭旗以郡人黃潤蘇尙眞爲軍官作偶前行趙李二君隨其後晡時而至郡邑宰金洛館於換鵝亭盛備茶盤以進之公色變招洛責之曰似此盛饌非今日臣子所宜受雖食不能下咽雙淚交頤洛謝罪逡巡而退縣人吳長宜寧人李旨丹城人金景謹仗釵迎謁公謝曰諸生勤來相訪必有異策願聞一說景謹抗聲大言曰不斬晬大坤無以伸大義而成恢復公笑曰除是閑說話不濟事洛良吏素得民心卒然聚軍得八百餘人晉州前主簿孫承義來拜於庭即差遣高靈假守旣送謂趙李二君曰承乏取用眼無精神其能久乎未久果死於星峴之戰○河東縣監文報至捕斬偷倉穀土賊十五頭事也公題送曰土民乘亂爲盜至發官倉其罪宜斬萬一戮及無辜不可不慎

縣監名
遵僭

聞賊

將迫昆陽誘集村民曰冠若倖起倉穀皆爲灰燼等棄之容寧吾民食乘暮開門任其
取去愚民信之爭先擔出遵偕以其奴潛匿竹林間射殺卜五斬之卽瞞報曰土賊回
國家大亂屯聚爲群培倉發穀極爲駭愕茲以捕斬云云蓋要功也時賊不犯昆陽
公論後發聞者莫不痛之公欲以嚴律誅之或疑人言過度只杖五十度數以貧虛

啓罷之○留二日將向晋州以宗道爲宜寧假守魯爲丹城三嘉召募官俾往收兵
魯曰起兵大事宜先有律否臧亂公曰然則奈何魯曰宜令多造招諭使待令木牌分
送諸邑有首應者然後可以施號令於列邑而名正言順矣公自諾於是一行皆佩至
丹城縣監李礪自山中下來首鼠出候惴甚○宜寧郭再祐見公書以赴戰冠服來謁
公見而異之與語益奇之遂相許以死同行至晋宗道至宜寧一境之人皆屬再祐聽

其指揮更無所勾當事咸安郡守柳崇仁匿山中涉屏湖潛過宜寧再祐知之逆出數以棄城逃歸之罪彎弓欲射之崇仁亦彎弓以應之二人相持良久宗道往解之崇仁仍留再祐陣下魯入三嘉境則終日不見一人疾抵大坪惟盧奉事欽在其家辭以老無能爲縣監張翎匿在黃溪招而至朴思兼思齊盧淳三人帶釵來會相約起兵旋入丹城囑權世春權濟等丁寧以招諭之意於是金河起兵於居昌鄭仁弘起兵於陝川仁弘後以伏法朴思兼思齊等起兵於三嘉咸得衆八九百人丹城權世春等亦聚兵五百人○○許國柱等亦募衆六七百人草溪全致遠李大期亦起兵分掌之公在晉聞之大喜即日馳啓以咸安人李潯爲其郡召募官及責柳崇仁還郡潯收散卒六百餘人付郡守共守城設伏遮截○前此陝守田見龍賊不入境而先自逃歸前僉使孫仁甲遇

於道將斬之訓鍊奉事尹鐸力救止之公備聞其惡欲以誅之晬知不保以微啓罷
以孫仁甲爲假將初賊之衝突汚蔑也仁甲在晬麾下晬退住居昌笑謂其麾下曰漢
陽人從此不與嶺人爲婚金敬老和之曰陋如之何仁甲即對曰漢嶺交婚已無可望
但願使道母令醜冠踰嶺入漢也晬嘿然皆稱仁甲之善對公曰仁甲雖勇健耳俯
而懶目大而怯吾甚危之其後果死馬津之戰其觀人類如此○三嘉人以尹鐸爲代
將領軍付再曰再曰領三縣之兵設大陣於昂湖世千兩處交馳互住一以拒昌原熊
川出沒咸安之賊一以捍充斥洛江之寇三嘉則思齊爲都摠而許子大造軍器鄭陞
主軍糧廬諱主運餽宜寧則鄭演爲督後將權鸞爲突擊將李雲長爲收兵將沈大承
裴孟仲爲先鋒將許彥深典軍餉姜彥龍治兵機鄉之饒戶爭擊牛出米輸日以餉軍

公又以前牧使雲吳爲召募官兼摠其數以助聲勢鄭仁弘悉發陝人爲兵屯于冶鑪以撼星州據城之盜河渾曹應仁鄭仁榮爲叅謀而生員鄭濬進士徐迪勾會本郡兵糧權濫專管陣所供億家抽戶歛以給之兵之逃匿者至焚其廬母或敢隱軍數甚衆金沔所領即高靈居昌二邑之軍而其叅謀則郭逵文緯而留陣牛旨之下以禦知禮金山開寧留屯之賊號令紀律頗嚴肅軍容極壯由是三人皆以義兵大將稱之○時草溪無倖以前郡守郭起爲假守公將差魯魯白前郡守郭起幹惠多才素著政績今在伽倻公曰吾旣聞之立書傳令付魯往搜勸出之馳到陝起來在仁甲所睥自居昌差陝假守帖偕至或曰其從巡察乎其從招諭乎陝之人知其賢願爲其倖僉曰從巡察可也起笑曰皆不堪如不得已吾從招諭即日走赴草溪宜寧旣無倖而宗道亦辭

以難爲以判校吳雲爲召募官俾與再祐協心召聚雲自再祐起義之初捐財餉軍至是益盡心焉○公自丹城直抵晉州牧使李璣判官金時敏竄在智異山上院洞時敏

聞公至出行璣稱病不出公傳令致之璣罔知所爲疽發而死

璣與于山死于召南村舍

其妻李氏盡

載衣服先走湖南只有穿身單衫將無以爲歛公以一件服襖之判官時敏一物不賻

一奠不供旁人謂公曰璣以不小達官棄城避匿公既不誅又槌以衣何歟公謝曰

君言則是棄城避匿者初既不誅今可盡誅乎不集王事只是駭人耳單衫入柩聞所

不忍故舊之情不得不爾督判官聚軍判官益惠於民民多歸之得衆數千分議守城

以前郡守金大鳴爲召募官孫承善爲守城有司許國柱鄭惟敬等二人爲伏兵將河

天瑞任調度姜德龍繕甲兵申楠掌饗餼於是練戒奮威軍律頗整城之頽者以完池

之淺者以濬公曰晉陽湖南之保障無晉陽無湖南無湖南國無可爲矣賊之衆憚長在於此防守不可緩矣不出此城以死○石城愛自新羅相方設險更千百年少無崩缺藤蘿繆結苔蘚蓋覆若天成者然睥以城小爲嫌毀東南一隅退築于洿澤之地非惟新築不完水小漲輒衝嚙城濶且低敵反升高難守之形有目皆知睥雖爲公所挽旋來賊勢日熾人心日憊道內士民咸仰公爲響應噫娼快快公一以誠信待之小無疑阻○公以軍無紀律聚散無常之爲科條傳令列邑曰逃潰成風自以爲一時類多散亡則難於一一行法軍伍自有統率十名有逃斬統將統將有逃斬都訓導一軍盡逃斬領將不捉付者與同罪且云先以忠義勉之今以刑法束之喪世事也設施弛張恩威並施軍皆聳懦無敢或逃○公之初到晉陽也牧使在山軍民不集城中寥寥

江水茫茫公徘徊惆悵不堪悲惋趙李二君自宜至握手謂公曰晉陽巨鎮牧使名臣
今若此前頭事勢更無下手地不如適死爲得願與令公同沉此水不必死於兇鋒執
手引江牢不可解公笑曰一死非脫往死何爲匹婦之諒吾不爲也 先王遺澤尙未

盡斬而 主上已下罪己之教天心方有恢復之期倘賴諸君倡義之助得聆列邑多
士之應士爲民望民何不從然後分兵據要以遏橫突一旅足以興夏恢復之功不難

辦也如其不幸張巡之死於守可也果鄉之剛於詈可也諸君何遽也儻所否者有如

此水吾非畏死者因相與揮淚大慟而罷

當初公同有死心三人鼎坐無酒來三人各飲一盃公作詩曰盡石樓中三壯士一盃笑喝長江水是江之

水流滔滔波不竭方魂不死遂與結帶以行

斷嚴公且行且思以爲徒死無益遂止 金大將河茂溪之捷花艦所得寶貨領輸數獻于公

俾之轉送行在公在盡石樓點數觀之其綵錦瓏寶之物甚夥綵段長短二十端綺紉

青黃四十端紗紩廣狹六十束綾羅全半三十束帛紬三百疋銅絹三百疋紋錦五十幅緋袍十九領白絲二十兩紅花三十斤光國功臣宴會契軸圖一幡世祖施禦寺諱懸帛一幡沉香藥函一箇倭將金鞍一坐披翻於堂上光綵眩纈左右觀者皆有漁色深獎其克撻而似有難處之色昌原府使張義國都事金穎男交口嘆曰 主上盡棄內帑脫身西幸秋氣不遠邊地早寒尙方 御服誰爲製進王子女粧嬖宮人侍女亦多宜令速遣公默然良久曰諸君之憂國愛君可爲至矣龍灣一隅關塞脩阻賊滿區域奏僥艱傳諸君但當奮義討賊以圖恢復無憂 御服之不供王子侍女之將寒也況關西紬絹乃其土產而尙皆完全何患製服之無其具乎魯曰不料志海金沔字也爲此瑣瑣何不散盡以與一軍耶令公之職只是招諭自外公幹何不付都事處之公曰彼

既送我都事其受之乎令營吏轉致南原使藏於其府以待賊路清淨之期遣宗道于丹城山陰咸安點兵送魯于宜寧三嘉陝川觀軍魯馳到宜寧則尹鐸率三嘉軍住于龍淵沈大承率本懸軍住于長峴沈紀一守屏湖之船譏察過涉安起宗設伏于柳谷李雲長管于洛西權鸞遮截於玉川臺吳牧使雲收兵于白巖郭大將留軍於世于居中而統制之左洛江右所湖沿迤上下六十里之間望軍森立應報輒馳或擊或逐賊不能肆其衝突餘民賴而作農郭白初禁斬曰人當爲國討賊獻首要賞於義不可貪功喜斬必多遇害故射殺雖多無敢進斬魯謂之曰君之本意甚善諸人之從軍力戰者其孰無功名之心乎其終必忘其後岐山之挫射中射殺無慮其數始許斬首軍爭赴水所無六十餘級皆不自與焉軍官士曹男先登上船揮鉞亂斫而終爲倖死僂所

刺郭大慟曰吾之禁斬政謂此也魯至三嘉主倖張翎方與有司諸人廬鏹許子大等
坐西門樓上爲學諭尹銑所困時朴思兼等自勿洞首起鄉兵旣發之後擇其精勇使
尹鐸領付郭將朴思齊朴應龜等領餘軍設伏于勿峴之上而不煩公費至陝川則假
將孫仁甲在郡治兵郡之人士感公之忠義莫不仰首生氣草溪義兵將全致遠李大
期亦逐沙漠黃江之賊使不得欄入內境致遠於隘地遇賊前江後山幾不能脫奮身
躍馬直上峻坂以避之時年六十六人謂嬰鏢其子雨追斬逢箭賊于江中以口啣其
頭而浮出公聞而笑之○威安召募官李漣來拜於蠡石魯還言諸將士慕義力戰之
事宗道病未還以書招之公聞魯言大喜曰盍往觀乎吾將巡歷宜寧草溪陝川以至
于居昌明日早發行及愁離院居昌文報至知禮金山開寧之賊合勢衝突將踰牛旨

事甚急矣公立馬顧謂潯魯曰本擬巡閱諸邑今聞居昌危矣吾將馳赴直抵三嘉其倖張翎省母未還縣之朴思兼等十餘人齊謁而等候支餽倉卒極備公曰人稱此邑多士子信然諸生進曰令公之忠烈鯁直愚夫皆知先聲所及人皆感勵今者環三面盡爲賊衝而吾縣居中願令公母往居昌住節于此傳令諸邑使之領兵馳援抄遣勇士使之赴陣力戰可也以一國興凶所繫之身匹騎空拳冒犯兇鋒欲何爲哉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笑謂潯魯曰諸生之止我蓋疑我赴鬪死也明曉將行遣潯還郡統旅以魯爲宜寧咸安山陰私儲官潯曰吾二人皆後公無帶行奈何公曰咸安不可專委崇仁搜粟今日爲急○公至居昌則山陰咸陽安陰軍一時皆會公在後督戰軍皆殊死賊不得踰往見金大將於陣中信宿以勞之公始見朴惺而晉聞其名約與偕行

引置幕下薺浦萬戶黃應男亂初逃匿黃山畏罪不敢出李旨以義曉諭納于公公即
送于金大將金大將爲左部將是戰也功爲之冠公曰若非旨烏有是功居昌出身下
渾初起鄉兵付金大將每戰必先鋒功與應男相上下判官李亨公之軍官力戰死之
巨濟縣令金俊民以右部將先登射甚衆居昌山尺數十人每爲前突無不一當百賊
氣自是頓挫居昌縣監鄭三變貪饕無厭盡括富民私儲托以振活流民恣行猥濫且
厚遣義兵諸人公亦不得聞其惡○澣還郡郡民多散更爲呼召得千餘人而不自管
委之郡守時鎮海賊將踰大峴澣與往拒之俾不得踰昌原賊出沒恭原每犯岐湖輒
馳禦却澣在則軍不敢動澣不在則軍皆散蓋郡守素對忘於民而又以大杖歐之澣在
旁多所匡救亦倚之爲重然於報牒必自爲功而澣不與焉澣亦不主張以是守果爲

兵使澹無顯聞始崇仁再度棄城坐律白衣守晉陽城門澹起兵之後報于公曰郡不可無倖軍不可無將請還崇仁主之公回題曰義士冒入賊窟一呼鄉兵已收數千非忠義素感人心何以至此終始激勵期勦兇徒惟此之望即發傳令使之星火赴郡崇仁至郡聽義士指揮拒戰鎮海之賊使不得犯境倡起義兵請還郡守能成大功而不自爲其首舉措得正唯澹爲最公是以深重之○魯往於宜得米六百八十六碩於咸得一百五十六碩旋到山陰將搜之晬方壓縣勢有所碍僅得百餘碩任縣倖金洛區處轉送金大將○公自居昌回至陝川見鄭仁弘於陣中至三嘉聞晉人怯逐朴佐即而章大怒綁致州吏都將杖而遣之鄭仁弘遣前佐即朴而章于晉搜私儲民走訴州判官金時敏即下帖各面都將曰仄聞朴佐即稱名人不將巡察招諭之關多率士卒

刼略民財云云此必土賊其捕將來州民欲因此辱之而知朴者亦多僅得脫還公聞之大怒曰明知義兵將所送文官而困辱之晉之習不可長也拿致州吏及其面都將杖而送之公於是卽傳令以居昌安陰私儲付金大將陝川高靈私儲付鄭仁弘咸安私儲付其郡宜寧私儲付郭大將使之樽節繼用朴惺爲金大將搜粟官於愼文彬善諭而過取於尹彥禮醉言而小得○時嶺路中分血脉不達於江左列邑空虛賊益無忌憚各稱守宰任行剽掠公歎曰上界邊地已矣隔江三邑其可棄乎靈山則以之勝衛辛邦柱爲假將訓鍊奉事辛碑爲別將生員辛邦楫爲招募官昌寧則忠順衛成天禧爲假將保人曹悅爲別將校書正字成安義爲招募官昌寧人無貴賤上下皆以擊殺爲事一無降附者高左里士族數十家圍取結陣於臺山以避之賊數來不得犯靈

山縣監潜在火旺山投入其陣自稱兼官妄施號令射手山尺等叛走賊遂大入少長男女盡被鑿戮碑僅得走兌玄風士族之家盡涉洛入伽倻吏民亦多爲賊服役往來搬輸公聞而惡之即草檄以輸之傳令前郡守嚴泓爲義兵別將以郭慤爲召募官其檄文曰 國運極否染齒長驅以至 蠻駕播越 廟社蒙塵噫人皆有秉彝之天凡在食土茹毛者孰不欲畢義竭忠捐軀而殉國乎顧惟嶺南素稱鄒魯之邦而苞山一縣又爲士子之淵藪其間伏節死義之士何限今者賊據城中四出屠掠其見害者非其父兄則乃其妻子也上之 君父之讐不可與共天下之兄弟妻子之仇亦豈可以不報吾知竄伏山藪者枕戈嘗膽之志未嘗頃刻忘于懷也未聞有一人倡義超兵慷慨討賊者豈不以劇賊充斥吾民無用武之故也然而忠義之士不以死生易志勇武

之人不以強弱自沮切願密相通諭倡起義旅力可以擊賊則在鄉而奮冲甲之兵可也勢若不可以自立則提兵而赴閫帥之軍可也或不以當職爲可棄則渡江赴義又何不可之有頃者陝川鄭宜寧仁弘高靈金佐卽沔奮忠揭義一呼而州郡響應比來軍聲大振恢復之功庶幾可圖本縣十民勿爲倭奴積威之所却益勵義烈之氣一以復君父之讐爲念則忠憤所激勇氣百倍彼惡敢當我況今倭賊懸軍深入兇鋒已挫大敗於松都之青石中浣於西京之大同踰鐵嶺者又爲巡邊使李鎰之所滅唐兵五萬旣渡鴨江祖郭王三大將各率精兵數萬分道馳援又舟師十萬自山東直擣倭人巢穴聲勢旣張賊凶無日此正志士奮袂立功之秋也若遲延時日坐失機會則不惟無以戡定禍亂將得罪於天下之大倫其何面目自立於天壤乎第惟民庶之無

識或不知君臣之義者則惟賞罰可以勸懲其不見朝廷事日乎勿論公私賤職一級及第二級六品三級通政斬倭將錄勳嘉善武夫勇士急赴義兵銳意力戰則上可以得通候之印下不失爲勳臣之列榮極一身澤流後裔不亦校乎抑或計不出此一向隱伏林藪則雖脫倭奴之鋒刃其兌窮山之餓殍乎籍令萬分一儉生而苟活一朝事之則國有常刑非佥身不保首領並與其妻子而舉不兌孥戮之刑其視力戰成大功取重賞者利害禍福爲如何也生爲烈士死作忠魂惟爾等其勉之○倅大敗龍仁還止山陰移關列邑分軍諸將使義兵潰裂不得有所處分於是民心益拂衆怒齊發或謂聲罪往討以快神人之憤或曰當數罪移檄使自遁去旁近數邑之人雷動雲合橫戈踴躍其鋒不可遏再祐回勝大之怒遂數罪移檄金景謹夜走倅營告變曰郭再祐

爲不軌欲誅令公領大軍來宜速避之晬駭怖罔措欲爲自盡之計爲軍校所止回天未曉退遁咸陽牢閉城門設備以待景謹旋至居昌公方寢納言曰郭再祐將害巡察旣告以避令公亦宜善處公辭以疾曰汝非初見於山陰奮臂大言曰不斬金晬無以伸大義於天地而成恢復之功云云者耶郭再祐癡漢安知非如汝等所誤乎景謹慙而退由是怨公不已回投晬幕晬大喜以景謹爲丹城摠軍將景謹與校書正字朴明樽同事叔聚閭閻橫奴牧豎數十人名之曰天五將地五將風五將雲五將每將各領四人自稱遮截固城剽掠所過愚氓牀焉其後明樽謁公曰某文官無所事於此時未安請爲某任公嘆曰若曾爲雲五將柳又何求○公曾知道民怨晬次骨慮有回致不靖之變即移帖再祐諭以逆順之理其文曰義將自變生之初傾財破產首起義兵奮

不顧身一心爲國以討賊爲心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當職到界即移書請之則義將不以老拙爲無似來見丹城一楫之間已知忘身殉國之志厥後提孤軍橫行洛江上先登攀賊前後斬馘甚衆賊不能長驅爛人一帶諸域至今保存英聲四馳聞者莫不聳動遠近響應滅賊之功指日可期義將雄風義烈非俚振耀當世抑將垂諸竹帛而無愧忽聞義將移檄巡察營門敢肆悖逆之言方伯是何等官義將是何等人而敢欲爲此等事也方伯雖實有罪自有朝廷處置非道民所當下手豈料義將生忠義之門舉討賊之義大功將成而自陷於殞身滅族之罪耶唐之叛卒竄逐主帥以致禍敗凡幾人耶覆車之轍其欲蹈之乎迷復之戒大易所訓轉禍爲福志士所取從我則順而多福不從我則逆而取禍其幾間不容髮惟義將思之○睟自咸陽還至居昌誣啓再祐

以逆賊之狀曰再祐即前直長李魯之女壻魯即前縣監文德粹之三寸姪也德粹獻書於臣歷詆道主闖帥守令邊將臣與兵使申碯狀 啓請罪故臣爲德粹所怨再祐聽人所囑爲此不軌使其幸裨金敬老疾送于 行在將爲一網打盡之計公聞之大悞爲魯深憂之再祐聞晉陽危急領兵馳援行至介金院見帖草感悟復書曰逆順之理吾亦粗聞之矣吾恐閣下不暇憂我而自憂也雖然閣下 主上所遣何敢執一己之見而違閣下之教乎即馳救晉陽之圍○公亦慮朝廷聽辟啓或加以逆誅即具由馳啓以明再祐之無他意其啓辭曰宜寧郭再祐起兵討賊事曾已累次 啓達矣今者意外之變出於計慮之所不到罔知所處之宜極爲痛慮再祐乃通政故郭越之子南冥曹植之孫壻中間業武去而讀書爲人質朴無文居喪致哀鄉曲多以孝行稱之

不顧身一心爲國以討賊爲心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當職到界即移書請之則義將不以老拙爲無似來見丹城一楫之間已知忘身殉國之志厥後提孤軍橫行洛江上先登攀賊前後斬馘甚衆賊不能長驅爛人一帶諸域至今保存英聲四馳聞者莫不聳動遠近響應滅賊之功指日可期義將雄風義烈非俚振耀當世抑將垂諸竹帛而無愧忽聞義將移檄巡察營門敢肆悖逆之言方伯是何等官義將是何等人而敢欲爲此等事也方伯雖實有罪自有朝廷處置非道民所當下手豈料義將生忠義之門舉討賊之義大功將成而自陷於殞身滅族之罪耶唐之叛卒竄逐主帥以致禍敗凡幾人耶覆車之轍其欲蹈之乎迷復之戒大易所訓轉禍爲福志士所取從我則順而多福不從我則逆而取禍其幾間不容髮惟義將思之○昨自咸陽還至居昌誣啓再祐

以逆賊之狀曰再祐即前直長李魯之女壻魯即前縣監文德粹之三寸姪也德粹獻書於臣歷詆道主閫帥守令邊將臣與兵使申砮狀 啓請罪故臣爲德粹所怨再祐聽人所囑爲此不軌使其幸裨金敬老疾送于 行在將爲一網打盡之計公聞之大悞爲魯深憂之再祐聞晉陽危急領兵馳援行至介金院見帖草感悟復書曰逆順之理吾亦粗聞之矣吾恐閣下不暇憂我而自憂也雖然閣下 主上所遣何敢執一己之見而違閣下之教乎即馳救晉陽之圍○公亦慮朝廷聽晬啓或加以逆誅即具由馳啓以明再祐之無他意其啓辭曰宜寧郭再祐起兵討賊事曾已累次 啓達矣今者意外之變出於計慮之所不到罔知所處之宜極爲痛慮再祐乃通政故郭越之子南冥曹植之孫壻中間業武去而讀書爲人質朴無文居喪致哀鄉曲多以孝行稱之

自變生之初聞兵水使田繼遁走賊之將犯密陽也監司金晬謂節制之帥不當在圍城中乃自密陽退還靈山旋向草溪再祐奮然曰兵水使遁走而不爲行刑今又賊出左道而退走草溪監司亦可斬也乃仗劍欲要諸路鄉人力禁乃止未幾右兵使曹大坤及防禦助防守令等皆望風奔潰旬月之間賊犯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此輩護倭入京貽禍君父皆可斬也稠人廣坐中常常大言一朝乃散家財以募士其妾諫曰奈何出浪死計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亦給戰士之妻家業回此蕩盡不允飢餓乃託妻子於其妹夫許彥深家率所募壯士聲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爲發狂其時宜寧草溪兩邑皆賊經官空而宜寧官庫則又被焚蕩再祐兵無見糧乃發草溪及新反倉以餉軍陝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下令捕之應募者聞之皆有散去之

意臣到界之初卽貽書招之軍乃再振自是一意擊賊不問賊之衆寡必先登馳突故
所率戰士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必着紅絹帖裡具堂上笠飾自號紅衣天降將
軍馳馬掠陣往來倏忽賊雖齊放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爲行軍節度
或令人吹笛鳴笳示無懼意或於山藪中多設疑兵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竄若無人
賊至輒射殺之或逐倭船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最於諸將殲者不
知其數賊謂之紅衣將軍不敢登岸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五穀之盛
無異平日道內餘城至今保存者再祐之功居多忽聞三道之帥潰於水原有似發狂
之人危言妄語無數發說巡察雖貽書褒美一啓聞上功亦不同意人或以取禍戒之
則必按劍而怒今忽移檄于巡察營門歷數其罪聲言欲討且通文各邑義兵將諭以

討罪之意臣聞之驚愕不覺蹙然失席辟移關於臣令宜寧官捉囚臣竊念再祐若實有逆心則方握精兵非一力士之所捕若無逆心則一書足以開悟卽下書于再祐譬曉多方金沔亦貽書戒之再祐卽聽順聞晉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初三日已爲發去再祐以一介道民欲犯道主至於聲罪移檄雖自謂爲國憤憤而至於此跡涉亂民卽爲討除爲當再祐當舉國陷沒之餘能以孤軍奮勇擊賊道內殘民倚爲干城今以亂言卽加誅戮則保存餘城禦敵無計軍民未知其罪一時潰散臣欲緝縫鎮定之計再三戒敕已爲從順得罪都巡察使恐難相合惹起他變臣聞乙卯倭變時全羅監司金澍自靈巖郡出走他邑水原前府使尹祈時以儒生在圍城中欲拔釵斷之澍不爲怒談笑處之論者至今稱祈之勇而多澍之能容今再祐之事雖甚狂妄心實無他監司若如

澍之所處則便帖然無事故臣移書金晬使之善處即無可虞之變但金晬旣以叛賊
啓聞又以他人措喙爲言若果以此加罪則非但渠不服罪一道人心恐難收拾極
爲痛迫渠之忠義奮發之狀奮勇擊賊之功著於一道兒童走卒皆稱郭將軍且聞其
善於用兵有將帥之才若小寬狂妄之誅則必有成效矣臣不幸受命之後再逢此
變臣四月中取路湖南到雲峯縣湖南之人以巡察使李洸緩於勤王欲討之或有密
言於臣者臣以大義折之即議于晬欲通于李洸以備之晬曰彼以勤王之緩欲討之
可謂義士也若通于洸或誅此人則一道人心益激李洸處不可通也臣從其言而止
今茲再祐之事政類於此晬苟以處湖南之義處再祐則事無難處者矣臣及金洸戎
敕再祐之書及再祐答書并爲謄書上送○洸之寄再祐書曰聞幕府名尋常欽仰即

輩送郭義士書二一則擊郭再祐黨與一則擊逆賊郭再祐義士果是逆賊而有黨與者乎其中所言皆是傳會搆捏之檄辭祇足以彰已陰慝害正之心術不足爲郭義士病而指忠義爲逆賊乃秦檜兇狡之餘術一秦檜亦足洩潰於班師則況衆秦檜萃集於巡察之幕下乎爲義兵首事其寧不爲之寒心乎郭義將常列郡奔潰之時奮百死不顧之計忠義激切名正言順人有耳目不待贅說而蔽遮江淮爲郡縣藩籬噫忠如郭義如郭亦未免逆賊之名其所以害義士乃所以害義兵其心所蓄亦未可知也義士頃者之檄信有輕動者而亦不過忠義憤激之過舉何必深以此言之乎彼軍官之輩徒知有迎倭之巡察而不知有討賊之義士傳檄於郭欲逞私憾者金景訥與李魯有隙久矣窺魯多年未乘其隙適逢此時喜行冒臆忽見前檄心語曰郭姜李女也

殺魯者其在此乎以魯爲陰賊之魁以郭爲見賊之人訥亦人也豈不知郭之爲義士也爲忠臣也欲逞其讐指義士爲逆欲將此心上達宸聰北天遠嗚呼論莫及伏願諸義兵所各出通文使義士明白之心不爲讒構之所陷不勝幸甚嗚呼秉彝良性人皆有之順逆是非自有公論而敢將大惡不道之名欲加忠臣義士之身寧非可痛也孟子曰賊義謂之賊倡大義謂之賊乎惟僉君熟察之永川人進士鄭世雅生員曹希益前縣監郭懷瑾等不餘人聞公招諭之奇作書數千言歷舉江左諸守將當初竄匿今乃出頭沮抑義兵狀且極言慶尹尹仁涵捲厠史吏胥衙街退伏托跡深山舉一府委之於賊賊旣出去猶未一聞山外反爲撓遏義兵使朴晉號令義兵拘制官軍軍皆渙散莫可收拾而左界無稟命要聽令公指揮晝伏宵行使數人來獻于公公

純喜慰諭以見之曰諸君冒涉豺虎之窟出沒荊棘之域邇來相問苟非忠義之至何能若是令人感泣當職奉命招諭並無彼此俾道梗若此雖欲有所指揮其於文報不通何仍以訓鍊奉事權應銖爲義兵大將傍數邑皆之義兵將使之聽命於應銖應銖感公推舉益自奮勵其後與河陽義兵將奉事中海等合謀領四邑兵掩擊永陽據城難動之賊鑿盡之無噍類又襲攻慶州屯賊空城逐之自此軍聲漸振皆有討賊之心公久住居昌賊之據昌原者覘知晉陽無備昌原賊與鎮海賊相應由固城瀆漫於泗川大舉侵晉公聞急星馳至丹城悉起咸陽山陰丹城兵以赴之奮金鼓敢使不敢動又勅昆陽郡守李光岳及崔綱李達等分爲左右翼以救之郭再祐不待傳令而先走入城軍勢頗張賊至樓前只隔一水而不敢逼公繼至督戰於是諸將益川命合勢

追擊賊狼狽而遁所殺傷無慮甚衆遂復泗川鎮海固城時都事金顥男亦在軍中頗有設策追捕之功○南原人前佐即李大胤幼學蘇溪遺族生奉書于公各獻白米一百碩以補軍需公得書稱歎曰李佐即曾認爲淳實底人不料積穀之多至此立差金泉察訪趙存善往南原遞運搬來○公常以尙州不徹爲念咸昌士人李宗道尙州士人趙靖等來陳李逢奮義討賊事逢清州人來住咸昌與同志儒生合意協力捕賊已多云公以書褒逢爲義兵將以尙州前翰林鄭經世咸昌前察訪權景虎閔慶幼學申譚爲三邑召募官使各歛聚鄉兵聽逢指揮○五月以後四度狀 啓一未回還雖或有回還者承政院到付而已別無可否時豐原在外海原居中公北向槌心隕淚長噫鄭仁弘來見公於三嘉淨襟堂對語夜分慷慨激烈公憂國之惋則炳然一倍也其子

況從之氣甚翹銳既去公曰惜乎苗而不秀未久以嗑疾死鄭仁弘每於文報直截不遜或不聽公節制便宜從事公小不饒貸峻辭以責之或綁軍官以杖之宣傳官李克新來傳前後有旨書三度始知除拜左伯備聞箕城失守大駕移幸龍灣東宮回住安峽撫膺大慟哽咽不成聲曰白髮孤臣奉命南來已踰時矣既不鼓動勤王之師又未能掃蕩道內之冠坐視變輿草莽廟社丘墟而苟活偷生尙保至今辜恩負國之恥萬死難贖而天誅不加反委方面之任雖糜身粉骨豈足報鴻造之萬一乎俯仰天地跼蹐靡歸有死而已更何爲哉左右皆泣下不敢仰視公曰既爲左道監司右道事今不宜勾當而自初管攝義兵若委以常規目擊可慮之機而不爲啓達實非人臣之義越俎之嫌其可避乎遂一一條陳中啓云當初金河起軍于高

靈居昌鄭仁弘起軍于陝川軍聲頗振形勢亦張今者金沔蒙恩拜陝川郡守仁弘拜濟用正三邑之軍各失其帥莫不解體誠非細慮事之後赴任似合機宜前郡守郭起今爲草溪假守善於治官軍民愛戴咸願爲眞郡守郭訥不知所在郭起仍守本郡亦爲便宜宜寧縣監吳應昌棄官遁走後倭寇焚蕩萬無保全之勢郭再祐首先起兵一縣爲一道保障賊不敢窺覷江西數人之功實道內之所知新縣監金忠敏非俚本縣渠母鄉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爲本縣築城監董官處事失宜毒痛一邑民視之如豺虎毒藥來爲縣監皆懷潰散之心如此則豈止爲宜寧一縣之害實係一道利害當此危亂之日順民心爲急且係義兵之事敢此越職言事惶恐待罪○翌日自山陰移住草溪擬將向左右道之人少者啼老者呼遑遑如失水之魚如焚巢之燕

而義兵之徒舉皆心喪莫可收拾於是士子奔波數十爲群日立庭下請留之草溪儒
生李大期等三十餘人上挽轅書其略曰今之兵革非不利城池非不崇深也良以
邑宰無良鎮守非人政苛猛虎網密秋荼割剝咀啖民散已久及其變生倉卒爲帥宰
者自知平日所爲大失民心雖欲收拾民無應我者故投伏山藪猶恐不深國事至此
無復可爲者矣前掌令鄭仁弘前佐即金沔應閣下招諭之檄孤忠自激張拳奮起誓
心白日期雪 國耻招集散凶遠近響應軍聲稍振義鋒頗銳鴟張漸殺不突頓挫江
右八九郡得免其吞噬者實賴閣下節制之得宜今者 綸音自西帷軒將左輿望旣
缺衆心懷疑已集者思散欲進者還退惟彼貪束屠伯猜疾義兵百計謀毀甚至於指
以爲不軌其不敢恣冒臆者以相國在也今一渡江而東則前日之鬼藏賊潛者得以

揚其氣蓄怒猜嫌者亦以弄其手矣精忠義烈如二將亦安肯苟冀成功爲彼所掣肘乎不特此也宜寧郭義士再祐提劍倡義忠憤凜凜而第以狂簡不裁觸忤方伯所恃者惟閣下而閣下去矣勢將難爲無再祐則無宜寧無宜寧則三嘉以西將復次第失守矣以此觀之閣下之去留豈不爲義兵聚散之所關國家存亡之所係也哉成敗利害在一呼吸之間而欲守區區赴命之常規致誤於不可失之事機則閣下前日招諭之功不幾於落空乎伏願閣下熟察之一道幸甚國家幸甚公曰既有上命奈何自任安東公之鄉邑也遲焉先壠可省家屬可見親舊可會杖鐵還鄉常情所喜況喪亂之中乎然而深以棄去成敗爲憂其憂國忘家如此江右列邑儒生等知不可擅留爭上請留疏陝川草溪三嘉宜寧晉州丹城則以進士朴而文爲疏頭居昌安

陰山陰威陽則以鄭惟明爲 疏頭朴而文之 疏其畧曰監司一道之主節度三軍

之帥寄之以訓練卒民之任責之以臨機制敵之方則軍民利病 國家安危未嘗不

係於此此豈偏猜自用指狂悞昏耗者坤所可堪哉兇鋒未交列邑波奔軍民潰散

罪固難赦使之至此誰執其咎本道監司金晬罔念海岳之 恩只惜絲髮之命遁身

山邑猶恐不深守城良謀反以爲逆兵使曹大坤素無屏翰之才加以昏瞶之甚擁衆

自衛無意討賊若是則劇賊之長驅勢所然矣賊勢鴟張一向充斥無復著手處矣幸

而左道監司金誠一啣 命南來志切恢復招諭遠近激以忠義鄭仁弘金沔李魯郭

再祐等四人誓心白日期瀝國恥奮起鄉曲倡率同志或截遡江之賊或勦據城之賊

軍聲日振兵力稍強自江以西六七邑雖被兵燹猶爲今日之卽墨收復根基因此可

立而睟身負重罪見擯物議慚已無可貫之效忌人有垂成之功欲樹私黨以壞義旅
罔上行私無所不至寵仁之北也有何獻俘之功而飾辭誣奏使不殺一倭之金敬
老亦受懋賞之恩乎星山牧使李德悅政苛猛虎役煩工築棄城匿山剝民猶甚威制
義兵百爾謀害而斧鉞之誅未加褒獎之奏反上欺罔天聽樹黨相濟之形跡終始
敗露睟豈得以一手掩衆目哉況大坤之罪皆曰可殺而睟以族黨私之舊惡不懲新
命又申適使苟活之徒無所忌憚嗚呼一豺狼當道而百狐狸媚之一魑魅瞰室而
百奸鬼附之娟疾義士百計陰中指嚇鷹犬務行冒臆於是金景訥金忠敏輩爭望風
旨讐斥義兵殆無餘力噫一人妨賢猶足以憤國況今雌和者列郡滔滔則興義撥亂
恐無日矣嗚呼光復國家之基在於嶺南恢拓嶺南之責係於誠一無誠一則無義

兵而且無嶺南矣今也誠一祇奉 綸命渡江而東邪黨張睚義旅摧沮今日之事豈止於痛哭流涕而已哉臣以爲方面之任雖分於左右而討賊之勢固無彼此已下之成 命雖不可收還使之兼察左右獎勵義勇則此責任專責重總制一道而轉危之機實在於此矣嗚呼刑賞之道貴在信必而常憲之施不可異同大坤之罪均於李珣而一斬一仍金晬之惡浮於李洸而或黜或否吞舟漏網陰翳殘貞大坤退怯自有其律如晬負國徇私蒐慝之惡宋之秦檜無以加此而去之則可以存楚此而不去則難以復漢興亡之幾於是乎判伏惟 殿下勿以芻蕘爲鄙而垂察焉○鄭惟明之 疏其畧曰今日之事無非義兵所爲而義兵終始成就者誠一之功也今聞誠一移拜左道監司 殿下之用人可爲得其人左道生民可謂幸矣然收復之功不得無礙於垂

成用舍之道不無緩急於左右何以言之江右軍民視誠一如慈母倚誠一如長城庶幾出萬死以致廓清得一生期見太平而一朝集此與彼出於不意忠臣缺望義士解體嗚呼誠一之去留豈獨係於嶺右義兵之成敗也郭再祐傾財破產募兵討賊未免爲奸人所沮誠一與書而獎之由是益自感激身任江淮之保障功爲南道之第一誠一去則再祐之事慮有掣肘之患而區區數邑亦難保也舉措失宜輿情缺望則中興之功不復望矣○公欲向左則路梗欲姑留則勢礙言於晬請抄精兵護遣以朴惺爲假都事晬自居昌將來送公公達會陝川公之將渡洛也魯將從之公曰彼惑難解姑且避之李旨餞于舟中公握手言曰君兄何命之窮再祐拜且言白勢已不容於巡察請散軍罷陣爲偏裨從往麾下公歎曰君言則然帶行不可不得已投左則再當啓

請爲玄昌靈三邑都義兵將少待之討賊寧有彼此但君若投江左江右其將奈何○

九月初四日自草溪寅夜渡洛潛行玄風昌寧密陽清道境以達於河陽左界之民咸

曰奚爲晚至以守門將辛礎爲玄風假守以訓練奉事李潛爲靈山假守○越二日到

新寧聞還換右道公謂朴惺曰必待本道軍兵來候乃可越險濟江此去安東纔二日

程不往省幕豈人情乎惺曰本道軍兵誰即督遣況此無往著地宜遣省之卽日馳到

墳山留一日卽回到大兵桐華寺左兵使朴晉先來候要議討賊事也時大兵府使尹

覲律犯喪師

軍士死者七百餘人

公付之以律將杖之戒而否上道儒生四百餘人各起推翰林

金埃爲將銳有進攻之計生員任屹亦募兵於安東之境矢心討賊權應銖軍威方振

而皆爲兵使朴晉所掣肘將無見功公見晉悖惡聞陳力言其不可

金埃素以病骨憤憤倡義忘身捍禦以疾

喘死於陣中

晉以年少武俠不甚快諾前此權應銖慶州之戰也永川生員崔仁濟鄭宜藩

等十七人同日被害當關東賊踰入之時禮安居及弟柳宗介安東幼學尹欽信生員任屹提孤軍拒戰于才山小川之界柳宗介尹欽信兄弟臨陣力戰而死公始聞之大

驚嘆曰二百年培養遺化其未盡斬矣其後於 啓辭中暢陳朴晉獨專一道兵權義

士奮起者必加沮抑盡奪其軍權應銖驍健有智慮武辨中難得若今獨當一面任其

所爲成功可冀而上有兵使不能行志識者深以爲嘆戰士儒生等忠烈可嘉無愧古

人此件事自有本道監司臣不當輒 啓而臣亦自左道遞還故不敢不達云○江右

迎候軍久不至言于朴晉率左道精兵百餘人冥行百餘里一夜過八呂河濱十七日

朝利涉至高靈是日曉大兵賊自東萊星州賊自西遑會于河濱公行若遲數刻事應

不測而皆謂神明所扶都事金穎男素不悅公既不送迎候軍又不來逆界上公亦置而不問會晬居昌交承印符旋住山陰魯自智異出宗道自咸陽來惺至自安陰○時敏曾附於晬晬乘公赴左以晉陽不可守守城危道也野戰有可生之路傳令時敏急急來救牛旨之急時敏棄本州至居昌投金大將陣適開寧賊盛衆以來將窺牛旨時敏聞金大將力戰於知禮挺身鼓勇且進且鬪挫其銳以却之射殲亦多而左足中丸回留其陣公聞晉陽無守大駭送軍官押來時敏怕得罪托以足病乘輜下來負於人入謁露足以示於前公戒敕以遣之笑謂諸君曰時敏神其亂矣殆不久乎江右士民相慶曰吾輩其蘇矣恢復可冀乎以巨濟縣令金俊民爲陝川假將鄭仁弘之夜襲星賊也俊民爲先鋒迫至城下及曉賊悉出大肆焚突丸刃交飛有如電散電閃軍皆退

北俊民或前或却殿後而射發無不中賊不敢逼使諸軍遠走然後信馬徐回一軍賴以得全非俊民仁弘亦殆矣校生周國新畏仁弘令羸馬從之爲賊所追斬其舉事也不稟於公公旣不便且聞不利左悲之仁弘文牒至畧言俊民之功叅謀幕下並錄於紀功之右公回題以送曰誇張希賞武弁所爲義將麾下寧有是事雖然嚴勅管副俾無虛僞之弊立遣牙裨促行首軍官來責以不稟舉事之罪咎臂數十度且戒之曰俊民驍將也不宜凌侮義將亦不快焉門生輩常以爲吾先生負一國重名爲士林領袖凡所弛張人皆儀表誰敢有矯其是非者及是無不落膽曰巡察亦賢人也何乃待吾師如是薄耶公之不畏強禦性也至於國事雖高士不饒人皆刳刳公獨頑頑昧者疑焉而識者信之○公每於諸陣獻賊必親檢或曰陋不可近公曰否枉殺我國人心多

不可不慎時守令多空未差而行在邈在西陲故公用前朝廷處分不得已假差

三嘉典籍朴思齊倡起義兵功超右職宜寧縣監居昌訓鍊奉事卞渾力戰却賊曹授

部將故聞慶縣監金山成均博士呂大老起兵郡地治次獻誠知禮縣監晉州訓鍊奉

事鄭起龍號勇善戰功最優越階尙州判官晉州主簿姜德龍技長猿臂可用於戰咸

昌縣監

姜君與倭寇連戰十二皆大捷撫諭軍民勉以忠義使還集焉抱輸忠羅慶三道軍餉均一散給

星州久爲賊窟穴蕩空左慘討賊濟民

非人不能義兵大將濟用正鄭仁弘同州牧使咸安召募官李澣挾贊崇仁終成大捷

而不自有只授別提沙斤察訪並爲狀啓其布置用人皆快衆望蓋用朝廷命令

然也前此都承旨書狀內守令邊將或陣亡或逃遁等處當此軍務方急之時若待

啓聞差遣事必虛疎道內見存可堪人隨闕假差後二啓聞賊蹂合浦將猾巴陵公

領山陰丹城三嘉宜寧四邑之儒耀兵于鼎湖之涯四邑之倖與吳淦趙宗道李魯等從之草溪假守郭起亦來赴多設麾列立於左右山上吳趙二君當越軍咸原以禦之郭再祐以爲冠若大至背水不可事之不濟誰執其咎乎此江灘足矣賊果望見而遁別抄草溪精兵十餘人送還哨探起親執酒瓶餞于船頭公歎曰彼直賢太守也推赤心置人腹中使人人皆如彼何事不做了○湖南義兵將前府使崔景會率軍千餘來會山陰問於何舍兵公曰晉州薩川倉何如崔應曰諾吳長進言於公曰賊氣方盛勢將衝突湖南軍宜住丹城以折其鋒薩川倉在頭流之下距本州甚遠聲援不相及是使湖軍自避亂何用焉公不聽趙宗道亦言之公曰我豈不思丹城以主倖盡失倉穀若湖軍留陣供億必傍邑薩川倉軍糧可支數月誠使崔義將善爲指揮可以爲晉陽

外援可以爲江城內應亦可以遮遏散出搜山賊趙曰然則然矣第未知湖軍能如公所言否即午餉午湖軍遣薩川倉○金海賊連陷釜山會昌原衆數萬餘不得橫渡鼎津合勢長驅貞擣晉陽時敏陞爲牧使公移帖勉之曰牧使家世忠孝厚受國恩當以死報使昆陽郡守李光岳州判官成守慶前萬戶崔德良權管李續宗等協力守禦賊圍城十匝晝夜攻之郭再祐先鋒將沈大承夜到州北山列炬鼓噪而退固城縣令趙凝道與崔綱鄭惟敬等率數百耀兵于南江越邊郭再祐令沈大承登北大呼曰全羅義兵紅衣將軍明日當來合軍勦滅汝賊其知之適全羅兵自丹城向薩川賊到縣境望見之與再祐言合即驚走是日焚蕩于薩川近處湖南兵已據不得犯時敏設奇畜銳俟于竭以應之圍攻之七日竟不得陷賊之死傷者不可勝數賊焚其次幕燒其

積屍顛仆而去陝川假將金俊民到丹溪遇賊急擊賊乃奔還遂入丹溪縣救滅賊燹
方賊之衝突也兵使柳崇仁泗川縣監鄭得悅加背梁赤梁權管朱大清等同日中丸
而死○晉陽提書至公喜不自勝召諸君謂之曰若使此城失守非但城中數萬人命
盡爲魚肉一道餘城萬無保存之勢無復有入保之意自此人始知其可守麾下軍校
入賀公慰之曰此牧使時敏之功守城諸將之力白髮腐儒何與焉但願爾等銳意殲
賊能如時敏所爲則豈但高爵可縻名鍋竹帛垂耀後世矣遂具書守城節次極褒時
敏之功即日馳 啓泗川縣監鄭得悅戰死代以前守門將辛卬爲假丹城縣監李碑
遁身失任賊入城罷黜代以僉正趙宗道爲假公將遣晉陽慰勞壯士開寧星州賊變
万急遣都事入州勞軍發向三嘉以朴惺李旨爲買穀差使員蓋以公賤貢木鹽盆稅

布爲之貨惺與旨不憚寒苦劬力驅馳李魯通文于江石士子輩合義穀以補軍需其
文曰百尺之木已拔回生意於寸根九仞之山將成虧大功於一簣義關恢復事急軍
需苟有利於國家宜無惜於肌肉嗚呼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蹂躪之藩無今若也三
都陷沒漲腥穢於山河一人播遷蒙冠蓋於塵露況此道之初犯痛列郡之連屠縱
人謀之不臧抑天意之靡恃何幸忠憤之所發聿覩布衣之興師旣見招諭之重來莫
謂肉食之謀鄙據要害於三處俾保全乎十城雷動風驅雖未能掃清區域東椅北距
亦足以摧折兇鋒紛獻馘之旣多而射殪之亦衆一旅興夏猶成小康之治碩果同陽
豈有終剝之理第念師老六朔暴露難堪雨雪霏々食盡萬軍苦飢何能連餽衮々僅
存六七邑倉竭輸稍饒若干家釜秉罄入公私俱匱調度末由無糧何以餉軍非軍

無以討賊然則其將委之於糧絕兵疲而無所事歟抑將諉之以天時人事而莫之爲

歟嗚呼痛哉 陟降無依 五廟之震靈誰慰 警蹕靡託萬里之漂 駕孰迎寇滿

國其忍共生歟譬一天其忍不死歟斯則據大據公而激以天理亦有任小任私而切於人情思父母之唯均愛妻子之無異禍莫慘於戕戮辱莫醜於奸淫非唯不敢於以身以民實甚難耐於爲魚爲肉彼衆庶亦有方寸矧多士素抱輪囷當此急難之時誰無感慨之念有血氣之同憤無智愚而共嘆雖然空談漫聒於村閭徒誠何裨於敵愾靜百思之無策願一得而爲言失耕失耘縱新收之無實于甌于石或舊儲之有遺置谷媒偷埋壤取臭與其終歸於虛牝曷若分補於軍資豈但利禦而有用籍甚垂美於無窮稱家有無顧何嫌於未夥量已膏瘠湏自盡而勿欺細流集而成川纖埃積而

爲阜雖歲用之或歉伊月計之有餘季子爲親祈延答刻之命烈士殉國政較成敗之
機秉彝之良元無間於貴賤募穀之請其可區於士眠施佛供僧尙求福於身後餉士
却敵盍迎譽於目前嗚呼不汲汲兵食之是圖奈菴菴餘邑之難保民無焦類境盡丘
墟父兄何歸妻孥罔覩塚墓崩坎廬舍飛灰於斯時也雖或求活於深山將與何顏於
白日宸翰屢降於西極胥望允切於南人悔旣切於輪臺言實出於惓惓讀數行之
未了淚萬滴之先零君臣之倫根於天性精誠所感格于鬼神邇者偉哉皇敕有隕
自天渺我東人措躬無地上責如此下情若何茲布一心敢告同志勗哉吾黨勉爾所
從○遣召村察訪金壽恢于湖南請軍糧救荒穀於都事崔鐵堅○開寧賊犯知禮星
州賊聞高靈分遣麾下勇士以助戰又以餘軍爲聲援以救之賊皆潰敗而還止山陰

都事自居昌來曰他道監司於 東宮啓聞進上皆分封云獨此道不爲無乃不可乎
公曰不可如二 君焉吾有吾 君曷敢有二心若以他日爲君而預以君禮事之是
二心也都事曰此時與平時不同 東宮方在羈旅之中朝夕供膳亦必匱乏邊報無
由得聞雖以權道爲之未爲不可公曰君臣之義截天地而不可易非用權之地也都
事亦曰不必名言進上 啓聞而時產賊奇隨便付上無妨使道如是固執誼譎爭辯
強聒不已公正色言曰君使我不名言進上 啓本而爲封送書簡乎我所見則如此
君其休矣都事出朴惺及生員世縑曰都事亦豈無所見而然也公鬻戚曰休說金穎
男事與吾弟季純同壻其平生心術知之備矣之東之西尙何有乏見○公厚遇李鯤
變宗道乘間言之曰令公常自謂知人而獨於鯤變明有所蔽耶非但爲人譎詭難近

詆謗南冥先生仇視善良陰行鬼蜮締結湖人公竦愕曰何言之脫也其後三至而不

見惺曰今既知之雖一見何害公曰從前見欺二十年思之不覺寒心一夕乘醉公謂

吳長曰鯉變何如長曰自事不知何以知人公曰第言所見可也曰其人果險詖一家

之所難堪如使得志善類殆矣公握手撫背曰德溪有子矣長虎變之女婿也公於鄭金兩大將

文移傳令之際臨之甚嚴言辭苛峻不少寬假宗道從容言之白兩君俱以一時名士

爲國憤忠誠心討賊何乃如是彈壓公曰吾於兩人豈有他意共事 內庭則雖或有

不識體貌不合機宜尙且饒之以助其直截底意思可也今 朝廷邈在西陲陸沉之

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可任諸將違令乎辭不嚴切無以折其橫此吾所以褒其盡忠

防其自用不若是他人效之末流難防寧有一毫疑阻之心乎○鄭金二大將名位並

高不相差池而鄭大將叅謀皆其門生其中如權濫之輩輕儇怪欲降尊其師爲義兵首功而金大將聲威功績頗出其右輿訛造訛囂囂多言使兩將不能相容鄭大將移文於金大將煞有未安之語金亦不平勢將難諧公爲往兩陣痛言當協心討賊共濟國難不宜聽浮薄子自成嫌隔也好生譏謔撩亂離間者吾當究問按法自是浮薄輩詆謗少戢朴惺言於公曰金大將麾下郭趨諸君鄭大將叅謀無一人遣汝唯鎮之何如公嘆曰吾得汝唯實天贊我也君其使我吹遽乎欲奪此與彼何如且彼其肯聽汝唯乎魯謂惺曰吾與巡使自初起義約與終始共事今可捨而之他乎吾爲巡使幕下則然矣鄭大將雖尊其欲使吾比肩於濫輩乎君何小我耶惺曰吾常悶兩賢間事欲解紛通情且豈有他意公曰德凝誠心愛賢要息紛紛其意亦好豈小汝唯○一

日李潛使還咸晉之境見戰骨成堆請令諸陣將收瘞時夜已深卽呼營吏發關曰聞善言不留宿吾性也仍使潛收錄變初死節之人潛錄呈若干曰女子至無知也立節者無邑無之男子列郡無一人可愧之甚也公揮手止之曰令人顏厚不忍聞也○一道流民行則擁路住則盈庭必以鹽米散給居昌咸陽山陰設賑濟塲別乏有識人掌之不時取來其食視嘗之且令多造松葉末和粥以餽之稍完者只此三邑而各陣軍糧皆出於此將無以繼之晝夜憂嘆請救於崔鐵堅再遣令臬察訪趙存道次漕沙斤察訪李潛次遣昌原府使張義國次遣前佐卽朴面章次遣朴惺皆不快施公曰何忍也湖南穀是渠家物而嶺南人非王臣乎咸陽實多富家太守懦弱私儲既不封公令抄錄分授飢民有一頑品吝不肯從拘來將笞之或曰此不可以威使宜以理喻之公

曰不然咸近湖俗悍人皆惜財難以理喻杖一人而濟萬命吾其可已乎杖數十度卽引坐階上懇懇開說至於涕下渠亦不以受杖爲怨悔悟而自是聞者莫不盡心所全活甚衆公於小小關牒必親自爲之夜分乃寐勞悴煩渴將成大病宗道言其煩碎公嗟惋良久曰近日庭紳不靖馴致殺戮人心渙散夷狄乘之吾儕萬死不足贖其罪豈可以煩碎勞悴爲念且大事不能治小事又忽之豈吾心之所安乎公於山陰智谷寺煮焰焰又以湖南善工教鑄烏銃雖非銅能以正鐵成之皆令主倅金洛監掌之所謂善工

庶孽也公使日本也爲軍官者金姓忘其名委來拜謁公仍留陣中

○上拜金沔爲義兵都大將遠近諸軍皆管攝焉有教書

王
若曰義莫重於急病攘夷忠莫大於忘身殉國承命盡責是臣子之恒規居官貢誠亦職分之常道焉取乎見利而動無貴夫感恩而行惟其不董而效其勤不督而赴於難

石我可以乘其機母令失時徒貽後悔茲教示想宜知悉河承 命感懼益自激奮
期殲兇賊遂移書請救於湖南伯其書曰主辱臣死義舉方急於經營唇亡齒寒王土
何分於彼此茲當救焚極溺之勢敢陳將伯助予之懷竊念急病人臣之至誠分財隣
境之大義秦庭慟哭實抱存楚之心鄴兵馳援要紓伐趙之禍非赦倉之粟則成臯難
保無晉陽之甲則邯鄲最危齊糶當救於魯飢浙戍宜移於淮急張鎬之來救若急巡
遠寧失睢陽肅何之轉漕不詹信耳寧保巴蜀惟國四境如人一身治病無分於頭足
救亂何擇於東西惟我二南犬牙錯峙星分火維巨鎮雄州屏翰壯於南土金城天府
富強甲於東方儒雅則周之鄒魯物產則蜀之荊益國計由此而取足地利於是乎可
憑不幸本道犬豕蹂梁金湯失險六十州嗚吠之境土今作夷虜之戰場數百年休養

之生靈盡殲屠戮之鋒刃閭閻俱燼慘見春燕之巢林鷓鴣久持已聞秋鴈之叫寒草
木失色山河帶羞七十齊城惟餘莒墨殘邑三千劒路哀此杜甫孤憂國之白髮千
莖討賊之丹心一斗中夜嘗越膽秦華撐於心腦半歲臥吳薪蟻虱生於介冑天不可
與賊共戴國不可渡江偏安揮淚張空穹初無夏靡之一旅誓心指白日庶見唐緒之
中興幸賴天欲祐周人猶思漢心同思義士庶莫不雲趨地無東西遠近舉皆響應軍
聲漸振賊馘多收乃知賢聖十二君深積德於萬姓文物小中華不爲夷於一朝江
淮之保障可全恢復之根基稍立第恨夫兵火鑿蕩軍需一空千斯萬斯爲齎盜籍冠
之物鍛乃礪乃有遺矢以鏃之嘆軍無見糧十乏精械校尉擁戍已之隊誰稱漢矢之
神士卒悲庚癸之呼難逢晉米之運括錢已竭於昔卒徵鐵亦匱於民斯百計無宜兩

手徒束伏惟令公淮西小范江左夷吾爲萬里之長城望旣重於舉國慚四郊之多壘
憂豈止於一方二公分使雖殊一心翊周無異西平淮北征告業成功者有焉縣越境
郡逾疆謂不治者誤矣況全湖之完保異本道之洞殘無飛芻輓粟之所勞兵力未嘗
重困有息肩安枕之稍逸士氣亦當倍增願一賦乎無衣速共武乎有靈瘡痍殘卒庶
乞靈於全師飢竭瘦軍得伸喙於宿飽將見人奮先登之勇士懷效死之忱赤壁之烏
鵲分飛毘陽之屏象四散南天之楚氛淨掃北闕之堯顙再瞻余日望之誰與爲
此悲乎哉雲迷蜀棧草綠漢宮地遠大長月空照於榆塞星移物換葛已變於旋丘父
老望漢宮之儀士女徯周王之轍人臣當此死生寧論詠杜鵑寄平江誠不獲已投黃
柑驚允木竊有深望共效諸葛之鞠躬無如叔伯之无耳清宮禁祇謁唐廟辰李之精

忠足觀集新亭共悲楚囚晉臣之儉安可恥云云而湖伯不運糧而助焉於是大張聲
威以聳動瞻聽將巡勅諸陣自居昌歷三嘉向宜寧叅謀從事十餘員軍官四十雙牙
兵二百隊卒三百陪吏八羅將二十行李之儀連延二十里之外旋幢旗幟照耀於白
日公聞之有憂色曰數邑軍糧傘方告罄而不念供億之弊虛作侈夸之行志海未免
有浮證其後志海聞公語顧謂趙宗道等曰吾所以爲此者非欲以徒誇威武也方今
方伯連帥之輩率皆烏鼠竄伏軍勢不振人心靡之吾不張皇兵威耀示列邑則何能
聳動瞻聆鎮之群情宗道拜曰公之料算非吾輩之所能及也自是金大將威名大震
行兵到處輒摧凶賊高靈知禮宜寧金山等列邑盡爲收復上奇其壯績欲令率其
本部上來勤王沔聞命卽欲刻日治裝提兵往赴嶺南諸處義徒莫不咭嗟歎息

曰金大將若離本道吾儕無所依賴倭賊無路討平嶺南一路將何以保守乎至於遠近民庶亦皆痛哭曰吾失金大將吾不能保全也一道之內偶然不能鎮定於是公深憂群情將至渙散急馳啓以報曰本道義兵大將金沔竭力討賊累次取勝殺賊甚

多賊頗挫氣莊伏不出一道之人方倚以爲重庶幾共成倚角之勢而今者湖南之人回自日邊曰朝議欲招此義將勤王云云此將聞奇不違啓處即欲上去矣本道陷沒之餘僅存者五六殘邑凶賊四面充斥必欲殄滅乃已當此之時湖兵雖留此策應亦恐未易一朝捲甲而退則賊洞知無援長驅豕突之患決在朝夕此道旣沒則湖南次第被兵湖南不支則國家恢復根抵恐無餘地思之至此心肝欲裂罔知所措伏願朝廷十分參商許留此將于本道以固保障焉朝廷依啓遂不勤王乃得

留陣本道其後沔代金時敏爲兵使公至居昌相會言前日巡行不恰當仍對酌數大
碗握手吐懷或泣或嘯及曙而罷翌朝公杖其陪吏曰前以義兵大將不順指揮旣爲
非矣今爲兵使決不得自便若是未久兵使遭疾而逝公聞而大痛曰長城壞矣 國
事去矣即馳 啓曰兵使金沔本以多病之人養痾山林無意世事生變之初奮不顧
身倡義起兵誓不與此賊俱生經年血戰屢摧賊鋒江右一帶至今保存者多其功也
起兵之後其妻子在近地流離飢餓一不相見經夏涉冬暴露霜雪中人知其必死而
恬不動念爲 國之誠炳然如丹蒙 恩兵使除授之後左以責大任重爲懼親督諸
軍進駐金山之境與善山賊相持賊頗畏縮顯有遁去之跡積傷之餘卒遭酷厲畢命
軍中長城一壞三軍飲泣天不助順一至於此云云爲輓詩三幅而送金沔自爲義兵

將時雖聽公節度而號令之間或多謫頑公嘗謂洸性偏執滯頗有不慊之意屢形言
色人或疑其兩不相好至是悼死褒 啓激切如是於是人益服公處心公平好賢出

誠也且謂惺魯曰志海非吾儕所及其妻妾在十里之外而終始不往見精忠義烈可

質神明○晉陽牧使時敏陞兵使而死世家大族藏穀智異不收債無出山意公至晉

取視糶案大怒使判官成守慶拈出魁首十餘人械送山陰晉民大撓惺曰此不可以

不懲宜猛治警餘公以爲然將推用律魯曰晉州之豪習難可卒革其所由來遠矣

國初河崙以 太宗朝功臣鄉校皆請屬里鄉校則玉峯里猪洞里鄉所則中安里大

安里 賜牌收其賦稅貢物以需之鄉穰以賛成來爲座首相臣將臣世執鄉權雖後

子孫舊習猶存李濟臣爲牧使取 賜牌焚之盡集其屬里仍構豪獄巨室十餘家拘

係十餘年蕩失財產怨聲盈路已丑之變崔徵士以三峯寃死柳宗智以連謀枉誣州之善士若河沆之徒憤噎而終州之人善惡成對瀉瀉曰鼎爚未知其極今若急之益亂莫如優柔以導之使自歸化誅不可勝公聳聽曰吾未之聞也 太宗之賜未知其可濟臣之焚何不敬也君言良是敢不從乎將栲而止解縲綬開說義理莫不叩頭請死即草曉諭榜文其略云賊滿一國橫行自恣者以其人民竄伏邑里空虛無捍禦故也有將而無軍不可爲也有軍而無糧亦不可爲也本州以嶺南雄藩爲國保障人知禮義家誦詩書詠於勝覽人材府庫將相世家著於國論豈意今者有是事也其以智異爲長安之界而藏穀爲久存之物耶宜速納糴守城無忝爾所生且傳令判官盡釋囚人使有穀者納之有糴則許消之無糴則載以納粟不閱月得穀數萬餘斛公

聞 天兵大至常曰我 國越自 先王世篤忠貞至誠事大今日始知其驗長驅而
壓綽之則撤還可期生民之幸也但來歲種子不預之圖賊雖退去民將無命前後
啓請至再至三而或中沉不得達或外沮不得報時有任事人湏酒橫載於湖西其如
喜敗惡成何趙存信以公欸如潮幾爲所囚賴救者僅免憂 國憂民之惻漲肚填膈
徹宵耿耿鬢眉爲之盡皓○郭逵素良士爲金沔叅謀宣力居多舉以爲自如察訪○
尙州咸昌儒生等獻書于公極陳牧使金澤縣監李國弼之罪公曰眞如此書雖百死
無惜尙俗素淳耻說上主之過今乃若此可知金澤國弼之惡盡速 啓罷以舒民怨
乎澤在報恩爲盜所殺死國弼行乞諸邑○癸巳元朝麾下士及從事諸君與主倅入
謁公愁然喪容隕淚泫々曰歲旣換矣而冠猶滿國西關杳杳消息久斷孤臣未死空

添一齡將舉何顏復見天日且戎主倖曰除却早飯吾何忍舉魯以身病人棲爲遺長
牋曰觀此賊勢七八年之內未有掃清之期而諸鎮將徒懷欲速之心以爲今日不去
則來日可去殊無遠慮要取近功務爲虛文不思實效似玉軍糧用之如土畢竟食盡
雖有良將將何爲哉鄙意令公一行亦不無虛文之弊軍官數十亦可減也營吏十餘
亦可汰也居有費糧之患行有刷馬之怨數邑民力漸竭極矣令公先行之則諸陣冗
食之員當不令而自省矣公復書曰數日中聯承惠書感慰已多滿紙縷縷無非警策
之言敬佩不已朋友道喪久矣豈料今日復見古人事耶非但書紳即當施行○以姜
彥龍爲幽谷假察訪 啓請卽眞蓋與再祐同事討賊多備軍器有功也○公聞豐原
爲都體察使喜曰南方子遺其庶幾甦乎移種濟荒等件事不但於公牒上屢陳屢於

母往欲知 天兵則臺輩自都體察所來更無他說強請同回至稷山稷倅曰君之

下輩皆痛道梗若此勢不得單身透進移種一段宜以書達偶有公差人從間路運付

上告閱書于西厓又往牙山主倅權諭欲借船由海路以去適戶部即來住倉所督運兩湖

田稅拏盡公私舡舡不可得沈相守慶以義兵都察使駐牙山從事二人參謀二人軍

官四十人牙兵百餘人完山君李軸爲義兵別將亦留牙山前慶尙右兵使敗軍將曹

大坤爲義兵大將遂適溫陽歷公州謁副使請移種事副使答以稟施都體察副使從事金尙容別

將朴宣軍官八十人湖西供億之弊不可勝言魯懇懇屢請然後只題五百碩於全羅都事至全州見都事時巡察使權懷領兵

留陣於茂州一道事都事專掌之也公住節咸陽待西音回曰學軍國可憂之機不勝憤鬱悶塞之至遣軍

校守門將朴慶祿馳 啓曰賊自聞平壤克復之後蜂屯蟻聚者咸有遁去之志 天

兵久留不進賊更生氣聞慶咸昌尙州留屯者肆行焚蕩有甚於變初全羅舟師失利之後熊川金海昌原之賊更有猖獗之漸而各邑軍糧已竭郭再祐軍飢餓散盡將爲無軍之將舟師格軍餉道不繼勢將自潰兵使所率將士亦無持久之勢與賊相持更延旬月則土崩瓦解解決在呼吸臣雖萬死亦何益哉富民私儲自上年搜括已盡初則賞格頗有願納者實久不行民不相信納粟之令前後屢下而無一人應募者雖緣財穀殫竭所致亦由國法不信於民故也軍卒經年暴露其是百戰餘生也雖無軍功猶當閼勞施恤況力戰有功之士哉臣無可酬之物只待朝廷賞格以爲激勵之地不敢掩其功勞前後啓聞不勝其煩瀆臣豈敢掠美市恩以悅於行伍哉盖民心已離國勢已去非此終無以聳軍情而萃人心故也上年起兵之後朝廷曾不以人廢言凡

項差帖累次 啓請火急施行以救倒懸之急則庶有萬分一保存之路云云當此

天兵壓境調度不暇而有此煩瀆之請臣之不知緩急甚矣第念本道存以係關國

家甚大故如是昧死盡言三月初四日也此末 啓也前後 啓累千萬言不可殫記

而此則末 啓也故書之○魯還備告上道所見聞公曰微君之行幾誤了道內處置

此間若得種子餘民不盡滅了時節已晚何能及也湖南流民駢闐死者交枕慘不忍見也與都事諸君一行

至山陰西厓見公牒狀與札有愍于懷即爲慰勸 啓請 上亦爲之惻然可其奏豐

原然後題給二萬石移文于湖南湖南減却一萬石公又遣人言於鐵堅勿令分題列

邑只於南原順天兩府一府各題五千石以便輸運鐵堅強而後從時前佐即朴而章

亦以從事在幕下公曰朴從事違南原李從事違順天其勾檢搬來朴從事辭而後將往南原李從事隨行至晉陽

也留五日如晉陽流離飢民蓬首鬼貌迎于道左者殆數千且泣且拜以謝以祝曰父

耶母耶濟我活我公享萬福眉壽百禩先是勅牧使徐禮元設塲以賑之至州更申其

令州人感泣益勉焉

徐禮元前以金海府使敗軍者公以仁元之弟解文曉事不可以一敗棄人請啓以爲州牧人以是疵公也

公每日巡城檢治幹櫓

睥睨常以退築城

昨之所爲

不完爲憂令於三處違炮樓多設射臺鑿渠環壕引水以濬之

顧謂從後諸君曰人之所見未可知也毀高陵堅築之城退築於淖潦之地使賊得以

構架頑視而易於進攻斯亦數也

六月竟由此見陷云

日坐新北門樓上閱軍隸射時癘疫熾張處

處皆然而仰公賑救咸萃城中吟呻之聲不絕於聞呼飢之狀常盈於前公令以葛根

湯救痛以諸般術救飢幕下諸人諫曰天行失和戾氣充滿觸之者死犯之者病雖在

深閣足以號令願勿出坐門樓公謝曰死生有命不聽使判官成守慶專治軍器多鑄

鳥銃又令多造火箭南原穀令咸安三嘉陝川等官逐輸牛馬分給知禮金山開寧星
州高靈之民順天穀令晉州河東昆陽南海泗川固城巨濟等官裝船海運分給泗
川巨濟固城咸安丹城晉州一邊之民雖未優給及時下種蕩邑之民不至永殄無遺
稍稍安集得至今日者皆公之賜也○公自奉 命以來懼不克蕩冠澄氣以貢 國

恩宵晝憂勞心熱甚重至是內傷挾外感癘氣因而乘之乃於四月十九日得頭痛漸
至危苦李魯朴惺常不離在傍進藥進粥公却之曰吾非飲藥而生者諸君且休之惺
猶強之不已州之老醫金南來見診脉曰更勿進藥疾不可爲也命闕時連天也奈何
惺曰雖知其然何忍不勸乎時公之一子湊亦遭癘痛在西房不問苦歇常謂二子曰
天兵不久到境何以支度乎諸君勉之及其革也雖在昏迷不省厭鬼厭夢之中偶

調諧語不絕於口者無非 國事而時或引領高聲言曰 天兵其已至乎此賊其已遁乎終始一不及家事其副室率子女自京流離漂寓於昆陽之界其女壻家也欲遣女僕問疾麾之不納乃於四月晦日卒逝魯與惺等哭而歛之厥數日浹亦沒惺在州監治棺材魯入頭流之下監董權定之役越三日惺與丹城倅趙宗道護柩至卽日安厝畢相牽連顧戀不忍去日暮相與失聲長哭而散宗道歸丹城魯入德山惺向山陰○公之病也爲來問疾會哭者吳澤郭再祐李光岳李澗郭逵諸人都事在居昌一不問疾不爲致賻又不來吊託以 天兵迫近也傳令牧使判官皆爲出站支持故威馳往不得看護喪一道士民聞公之喪如骨肉之計萬口一談諳諳慟悼曰忠臣逝矣烈士亡矣節義將安所托 國家將安所恃乎城之內外仰活流離之民十百爲群若嚶

孝純後
追集

若噎或仆或顛悲啼嗚咽縷屢斷續散去四境白天胡漢漢集我爺孃已矣已矣命之盡矣道路聞者莫不墮淚相吊○金都憲勛代公受鉞而是年六月之晦賊陷晉陽天兵踰嶺劉摠兵摠駐陝川駱叅將尙志駐居昌舉國瀉擾一道遑遑返葬故鄉有未遑也左巡察韓孝純合左右道而兼之語同志曰吾爲方伯其忍使士純旅櫬不返於故鄉耶否吾無以見於地下因令本府傍邑隨便營募又以趙丹城宗道爲喪舉差使員前佐即李魯爲假都事使之輩檢發引護將去蓋以趙李二人見知於公爲能盡心也魯晉寓居丹城而時以居昌假守遞留加助巡察以魯爲丹城人送關子于丹城曰丹城居李佐即時李惟誠亦以佐即居丹城丹城縣人以其關子付于惟誠魯則未之知也惟誠陪喪舉行至高平聞之托以唇腫還歸然後都事通于李魯魯亦倉卒無人

馬不得逞焉所經諸邑無不服公之忠義不以焚蕩喪亂爲辭而咸致力焉俾公旅櫬
得返故鄉而附葬於先塋之側嗚呼公爲國懇懇之誠抵死彌篤雖鞠躬盡瘁之武
俟背涅四字之武穆無以加矣設若當時非公之善爲周旋處置得宜則諸義士雖欲
盡心討賊難免爲金帛田見龍輩所啗而諸義將亦不能措手於其間嶺以南其能免
染齒之窟穴乎以此觀之嶺之人雖立廟以祀之不足以酬其恩而償其功也迄未聞
之嗚呼可歎也夫

龍蛇日記終

上 未 將 啓 并 序

此啓出於癸巳五月日則實鶴峯先生易實後文字而不但事係龍蛇一款先生血心殉國之誠充盈呈露於秉筆遺辭之間可謂一字一淚也日記既從先生手今中出故此啓同載千卷未使世之覽是錄者以知其先生終始爲國之純忠義烈云爾

伏以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亦非非常之變不能做也是故非常之原始焉懼之及臻乎成天下晏如昔洪水懷襄下民其咨帝舜氏憂之命夏禹治之東注海而民乃寧萬世斯其永賴舜之命禹禹之治水其非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乎舜之知人於是乎益哲而禹之供職於是乎益勤矣痛惟島夷秀吉這廝以華種賊酉不辨菽麥而饗饗放橫猖獗逆獍狻鋒協好亂樂禍生心射天先張之弧噴我誘我債我嚮道我寡君戴天無貳罕忱事大嘗矢諸朝曰

寧湛宗債國而已其敢貳乎有赫其臨 天威咫尺又涕謂一二陪臣曰小國而鄰勦
敵不得不姑許其來也日勅邊防文武將吏使之哨探戎嚴控扼截勦而乃於上年初
夏乃敢遂其不逞來舉國冠獮洋蔽日湊泊釜浦蜂駭蟻散大肆搶掠厥銳莫通關防
一壞突如其升虛遂剗嶺路蹂湖右蟠王京鑿松都趕據箕城毒機西括焚燒我宮闕
夷轢我 廟社芟刈我生靈汚衄我婦女係繯我 王子奴隸我宰樞又分剽諸道恣
行刦殺所過殘滅舉國靡彫自有此天地未有此劇變斯豈我 寡君之故哉斯實地
方守禦官不忠無勇有以致之我 寡君何罪焉居 王位二十五年無遊蚊聲色之
娛有宵旰憂勤之腸而畏天之誠亘如一日德無甚失而政無甚闕今忽至此咎無歸
處雖曰人謀否臧抑亦天意難諶當其兇醜之密邇燎原也我 寡君不忍盡聞其民

以大上去邪之義親奉 廟社之主左次龍灣 聖天子聞之有盡于衷即遣使慰之

繼之以鄒重之間渚之以錫賚之豐隕自天也渥何隆矣欽惟我 聖天子殷念我小

邦輿自先代一心靡不嚮帝室是寵隣之又念普天率土莫非王土王臣宜得臣無家

又惜其兇賊逋逆也爰赫斯怒乃命都督府提督出師征之申命兵部右侍郎領衆督

之且念我小邦公私空匱無以犒軍供戰備也命坤宮出粟與銀命夏卿出兵仗器械

惟其所用前後搬輸首尾千里於是提督大人啣奉天明恭行天討提將之符撿茲戎

重哀兵大蒐豸貅如林長戟慧雲朱旗絳天而朝辭魏闕夕至遼蘇山移海轉雷轟霆

迅威聲所加草木變色未濟鴨江而兇膽已破師次關西暇鋒箕城一鼓鑠之 天威

何可當也怒其聲霹敢抗嶠嶽乎漸血波江積馘崇觀海西松都之賊聞風錯愕逃遁

不暇兩京既收西路爲之肅清直擣畿郊將迫王京乘破竹之勢殲其魁而殲其城猶
風掃筍而霜摧枯也 天將豈不知之兵家之算自別有奇正而戰勇氣也勇氣至於

三則竭矣姑休卒息馬將相機而舉也且愍我 王子在賊中不忍傷之也試許降聽

和蓋將不血刃而離王京用俘我 王子徐觀其所爲而圖之吾儕小人不識大君子

所卜度迥出尋常其猶有欲速之望今者孽虜果智窮力蹙既喋不得出氣盡其衆南

下堂堂我 天將仗我 聖天子威靈協我賢侍即籌畫長驅而壓綽之若掛浮萍卷

飄蓬不煩一兵而殲川以杜烏嶺以南天氣忽霽宇宙開朗國有生氣民回死脉信乎

聖天子其眷佑我 寡君乎其惠我東土之人乎信乎我 天降其能用 聖天子

明命以無負推轂之寄乎蠢茲斯彌我小邦蠢土賤民等自分必死於鋒鏑將甘膏液

潤草豈意親望 大將軍赴々桓々盛德威武之儀容乎豈意剝沐 聖天子穆々溫
々生成再造之汪恩乎茲者秀吉之驕猾驚悍與天爲仇者非天下古今非常之大變
乎其貽虐於天下生民豈特降水之湯湯乎帝舜氏旣命夏后免赤子於魚頭今我
聖天子亦克命我大將軍解兩國之禁而息天下之兵其驅冠出海外廓清區宇之功
豈在於鑿龍門淪濟漯之下哉於是乎益仰 聖天子知人之明大將軍供職之忠也
我 寡君無國而有國無民而有民我小邦之人無君而有君無家而有室顓乎卯乎
伊誰之績乾坤之雨露其可謝乎日月之光華其可繪乎百姓夫何思何慮順帝之則
而已嗚呼天道助順人道助信犯順干紀天方厭穢窮兇極惡鬼必陰誅君子自苟信
不繼盟無益也夷性孔茲詐黠難憑而何信之有伏願 天將大人勿以謾語爲信勿

以一去爲快益張皇嚴益研神算母留天誅母遭大憝永鞏我藩翰永存我宗祀俾我
東溟波不揚而塵不聳寔我子遺東人之至望也竊恐天師一班之後每至侵暴而
更無所板援也籬撤而堂衝唇缺而齒冷我小邦淪喪亦豈大國之福哉重願天
將其審圖之圖豕之形濶矣而享于神野柴之焰虛矣而祀子天其所以享于神祀于
天者不在於豕與柴特寓其誠焉爾然則徒曰飲食之耳豈曰飲食之乎簞壺之迎昔
曾有之螻螳之惻今其可已乎無任歡忻蹈扑感激悲懼之至謹奉牋陳謝以聞其
詞曰

醜虜恣蜂螽之整方憂銳刃之營王師副雲霓之望敢獻簞壺之犒慶聞宗社喜溢
默黎懷彼島夷之陸梁蓋緣秀吉之猜慝黃屋左纛僭朋尉佗之兇謀白羽飛書忍

發機道之悖語理宜拒而不報禍因茲而匪茹血生靈之何辜灰宮闕之可慘三都
陷沒漲腥穢於山河孤蹕飄搖蒙冠蓋於塵露欽惟 皇帝陛下德合覆燾道光軒
虞特愍事大之至誠渙沛字小之洪恩爰整其旅期一怒而安民惟簡在心命二臣
而討亂恭惟侍郎宋老爺清規映日精銳照水策出玄機思入神契折衝樽俎遙清
玉壘之郊談笑皇王遠指金城之域恭惟提督李老爺金虬驚海鐵馬行空奮臂雲
興騰迹虎嘯箕裘業紹乃祖夙稟黃精紫蓋之英靈忠義氣出自天誓掃杆矢攬槍
之世角至如搃兵泰將遊擊龔副將大人亦莫不如龍如虎若熊若罷指揮而星河
移叱咤而山岳動發神慄鬼秘之奧雲雷叶符靈陽開陰闔之權龍蛇起陸於是旋
旗奕赫於鶴野輜輳矗簇於鴨江烈砲電散而星跳炊蕩箕城之巢穴稜威風行而

千齡躍璇於荒裔風伯叱馭雷師戎途運籌同子房之從容行師類孔明之正大耳
洗啼哭之眵慶聞車馬之音眼擗涕淚之痕踈觀羽毛之彩重念生我活我父方母
方何以贈之曰維誠耳一樽二簋雖慚玉盤之羞百拜千呼庶貢箕疇之祝

龍蛇日記跋

象靖每誦鶴峯先生蠡石樓中三壯士之句未嘗不扼腕感歎想慕其爲人蓋當壬辰之亂嶺南首創於兵先生膺一路按察之寄殫誠竭力卒以身殉國而趙大軒李松巖二公實爲之佐幕協贊籌畫之助與爲多焉先生精忠偉烈固已載諸國乘家牒殆人有而戶誦獨二公密勿之謨往往沈俟而不大傳於世好古慕義之士蓋深病之今得松巖所爲龍蛇日錄者而讀之記先生履難本末視狀譜所載左加詳而二公周旋裨益之烈間亦附見焉夫先生得二公而喜其天贊我則其知人善任固可知而二公之擇於所從而不輕以許人又可見已嗟呼蠡石一面即嶺南之藩蔽而其存亡係先生一身方其鼎坐揮涕指長江爲誓其忘身死國之志已素定於胸中矣使天意厭

禍假先生數年蕩掃妖氣廓清區域可指日以期而大勳未集將星遽賓是固時運所
係然其招集義旅制置方略以基異日重恢之業者實自先生發之而松巖乃於干戈
搶攘之餘隨事筆錄備著首末使百世之下歷歷如身履而目睹巖廊有畫之士得以
平居覽觀受用於倉卒危難之際則是固先生之遺謨餘烈而松巖所爲辛勤采輯以
嘉惠後人其功又曷可少哉抑象靖重有感矣禮有以死勤事則祀能舉大忠則祀如
古者睢陽之雙廟是已若於巖石之下置數間之祠而並祭三賢使不死之魂永有報
享則足以慰州民百世之思而迄未有聞之尚義慕節之士必有以此聞於朝而能
施行者事固有待焉松巖五世孫一華一蓋等不敢私是書方鉅梓以壽其傳即慈孫
孝子之所用心而徐侯命瑞實經紀其事亦可謂知所務矣是庸並書于後歲壬午孟

冬之月上澣韓山李象靖跋

附蠡石樓三壯士詩並序

壬申燈夕同陝川倅柳公祯通判趙公卿叔相與把盃于蠡石談晉陽故事柳公誦金
鶴峯絕句鶴峯於萬曆癸巳以巡使駐此與賊對壘趙公宗道李公魯輩從之亦皆
嶺南之秀樽俎之間聲韻悲壯令人嚙節一字一淚通判趙公遂刊板而揭之以激後
來義士之膽首陽吳翩肅羽識

蠡石樓中三壯士一盃笑指長江水長江之水流滔滔波不竭芳魂不死 右鶴峯

鶴峯與趙李咏詩事詳載鶴峯年譜中

大正四年二月十日印刷

大正四年二月十七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非賣品)

數 谷 藤 三 郎

北 川 戊 三 郎

晋 州 開 文 社

朝鮮慶尙南道晉州郡晉州面中城洞

發行所

朝鮮慶尙南道
晉州郡晉州面

開 文 社

大正四年^三四月廿四日
晋州土屋格太君所贈



卷之四

